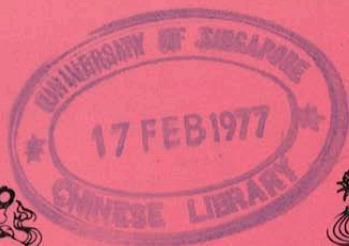


# 蕉風

月刊

2008 期

一九七七年二月號



57  
36



**KDN 10227**

**BULANAN CHAO FOON**

**蕉風月刊**

**CHAO FOON MONTHLY**

**288期 ● 一九七七年二月號**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54535-7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54535-7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54535-7

Agen Penjual: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el: 23733  
Malaya Book Co.,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Tel: 89876  
Ipoh Book Co., No. 75, Market Street, Ipoh, Perak. Tel: 4660

**\$0.50 seneskah 定價五角**

## 稿約

我們希望作者們寄來的作品是：

態度要誠懇的，不要虛假的；  
表現要創新的，不要模倣的；  
內容要紮實的，不要浮淺的；  
文責由作者自負，版權由我們與  
作者共有。

並請作者們注意幾點：

來稿無論是否刊用，皆不退回；  
譯稿要附原來文字，並註明出處；  
稿費在刊出後三個月內發出。

---

### ■ 散文

聆音三章·紀文如·73

一個都市小女孩之側寫·謝清·78

月圓·梁紀元·80

---

### ■ 史料

台灣現代詩集總目(一)·吳戈編·82

---

### ■ 風向

只寫玩笑不談小說·杜斜·92

---

### ■ 風訊·編輯室·94

---

# 蕉風月刊

二八八期

## 目錄

---

### ■封面畫·編輯室選

---

### ■小說

樹·葉千聲·4

處境·溫瑞安·16

---

### ■當期小說評介

控訴和叛逆命運的浪漫·TKT·13

---

### ■專欄

一校之長(古城之戀之五)·黃潤岳·29

三篇月(輕訴集)·何榮良·38

濯我衣裳(學與思)·鄭百年·42

---

### ■詩

太極拳譜·淡 瑩·46

讀書人·沙 禽·50

四疊·顏宏高·52

拉笛夫詩譯·詹錦譯·57

---

### ■電影

布紐爾與超現實主義·劉森堯·61

---

## 樹

那個人是在阿·馬林的「秋天的夢」第十一小節時出現在門口。光亮的鋼琴蓋上反映着那扭曲了的身影。秦秦並沒有看譜，手指機械地在黑白鍵上撫着，完美的音符在空盪的禮堂中迴旋。

當最後一個音符消失在時間裡時，秦秦輕輕地放下琴蓋。那陣預待中的寂寞的掌聲並沒有响起來，她回頭，那人仍然靠在門口。也許只是另一個自作性格的男同學吧了，秦秦心中嘆了一聲，對自己說：並不算失落。起身向門口走去。遠遠的門口是塊明亮的方塊，那人的身影破了一律，却是一種邪惡的美。近了，可以看出那是個年輕的男孩。中分的長髮披頰，光在髮際輪廓出一絲神聖，黑色的T恤左胸有一個白色的的納粹鉤十字。姆指扣在褲帶耳上：八隻修長得像專為巴哈而生的手指搭在褲前袋上。秦秦想不起有這麼一位男同學。那是一個不容易忘記的印象。走過他身邊，陽光在外面燦爛，那麼地不真實。步下石階，她再想否認那是失落，却忽然聽到身後傳來一聲：

「秦秦？」

「學校該付你多少錢，金巴利？」秦秦問。金巴利走路時有種奇妙的韻律，彷彿有隻假

聽。他看了秦秦一眼：

「你是音樂組負責人，怎麼不知道？」

「我建議由校方執行。」秦秦聳聳肩。「我們學校重視藝術。」忽然她掉頭打量金巴利：「我好像見過你。」

金巴利不置可否。秦秦站定，思索地打量一棵樹，彷彿可以從樹身上找到答案。驀然她

轉頭：

「你是玩搖滾樂的？」

「爲什麼？」

「我們不教搖滾樂。」

金巴利沒出聲。過了一會，道：

「你是負責人，有權決定。」

秦秦沒出聲。陽光溫柔地在她髮上遊戲。兩人慢慢踱着步。肩偶爾輕輕相碰，一個只比

另一個低了一點。金巴利心中微笑，如果他伸出手臂，將能舒適地攬着這女孩。

「我不知道。」秦秦終於抬起頭：「我對六絃琴並不行。」

「誰不知道你呢秦秦，我聽過你的演奏會。」金巴利笑了聲。「你可以決定的。」

「到音樂室去。」秦秦無可奈何地說：「我只能公事公辦了。」

音樂室裡有兩個女孩子在練風琴。秦秦和她們打了個招呼，女孩子們好奇地打量金巴利。他報以微笑，「嗨」了一聲。黑板上寫了一些音樂理論，金巴利看了一會，問：「你寫的？」

秦秦不好意思地笑笑：「抄書上的。上樂理課是一起來，我只教鋼琴和風琴。六絃琴一向是莉莎指導。我們學校裡是她玩得最好。就是那個。」她向其中一個女孩招手。

「我知道。」金巴利道：「我認識她哥哥。」

那個叫莉莎的女孩子走了過來。秦秦說：

「她是教六絃琴的。你們談談吧。」說完走到一邊坐下。另一個女孩子悄悄地坐到她身

邊問：

「他是幹什麼的秦秦？」

「教六絃琴的，要是莉莎考倒了他，我可不敢見他的臉，他是玩搖滾樂的。」

莉莎在笑，遞給金巴利一隻六絃琴。金巴利也在笑，忽然間秦秦感到一陣寂寞。然後琴聲響了起來，正是阿·馬林的「秋天的夢」！

金巴利消失在門口時，莉莎仍是一臉感受。秦秦也是好久方定下神，問：

「她行嗎，莉莎？」

「他叫金巴利是不是？」莉莎苦笑：「我的琴是我哥哥教的，我哥哥是他教的！」

金巴利推開了窗，陽光仍是照不進來。那棵樹遮住了一切。他煩厭地躺回地板上，瞪着天花板。秦秦有雙美麗的眼睛。秦秦。秦秦。誰不知道秦秦，十七歲就考了個鋼琴八級，穿補釘牛仔褲開鋼琴演奏會的女孩。三次演奏會，他都去了。台上的女孩只是形象。他也知道現實並不會完美。但下午和她並肩走時仍是忍不住快樂，不要想太多，男孩。金巴利坐起身，牆上掛着支只剩三絃的低音吉他。光禿的琴身，兩邊向中間優美地弧了下去，又柔和地散了開來，像個美麗的女孩的腰。琴下壓着張莫札特的畫像，只露出隻怒視的眼。

窗外有風。一片落葉飛了進來，陽光却仍在外邊。金巴利厭惡地把葉子扔出窗外。

討厭的樹。

「你怎麼能用七和弦作為開端呢？」秦秦看着手中的樂譜，奇怪地問。

「爲什麼不能？」金巴利慢吞吞地道。

「這是法則，你必須用協和和弦的。」

金巴利沉默了一會。「法則是人訂的。」

「可是——秦秦豈有此理地看着他：「你們玩搖滾樂的一向都是這樣？」

「不協和和弦是和弦嗎？」金巴利走到鋼琴前一掌按了下去，「轟」地一响：「這是一

個十三和弦。」

「不錯，」秦秦幾乎是叫了出：「可是問題是在協和不協和！你不能够一開始就用不協和和弦！」

「你幾時認爲一個和弦的協和與否的？」

「你幾時認爲二加二等於四的？」

金巴利吐了口氣。「你能接受電風琴嗎？」

秦秦搖頭：「不能。因爲電比人重要了。」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電也是人爲的？」

秦秦說不出話來。金巴利苦笑一聲。

「我也不能，我甚至連鋼琴也不能接受！鏈帶動機械裝置才擊絃發聲，你不覺得人的本質都消失在機械裡了嗎？」

秦秦沉思了好久，喃喃道：「我沒想過。」

「所以『我們』決定一切，所以爲什麼不可以用不協和弦作爲開端呢？」

「不可以。」秦秦忽然又提高聲調：「不可以就是不可以！法則不是可以隨便更改的！」

「你是固執，秦秦，固執。」金巴利大聲嘆氣：「躲在法則的殼子裡不肯出來，你也不接受六絃琴是吧，嗯？因爲一架鋼琴抵得上好多六絃琴？」

秦秦跳了起身，舉起手中的書就想照金巴利的頭上砸下去，忽然她看見金巴利的嘴角有一個微笑，好像很不屑，很不在乎的樣子。書砸不下去了，手就高舉在半空，兩人對望着。好久，窗外有個同學走過，看見室內的奇景「噢」了一聲。秦秦吃了一驚，訕訕地放下了書本。窗外的男孩子吃吃笑着走開，秦秦低下了頭。

金巴利咳嗽了聲，道：

「我忽然想去喝咖啡，」說着望向秦秦。

「聽着，」秦秦沒好氣地說：「如果你想邀我去的話，請不要拐彎抹角。」

「你剛才不是想打破我的頭？」金巴利輕輕地攪動咖啡。秦秦紅臉垂頭，我在禮堂遇見你時就想打破你的頭了，男孩。

「對不起。」金巴利嘆了聲，把茶匙放在桌上，「其實我平時脾氣很好很溫柔的，簡直是好到只能變壞。」

秦秦聳聳鼻子哼了聲：「臉皮真厚。」又正色道：「你最好不要把你的歪論教給同學們



，他們學正統理論已經很吃力了。」

「歪論？」金巴利噙了口咖啡，掩着嘴咳嗽：「好好好，不談那個。」

「談什麼呢？」秦秦歪頭想。「談莉莎？」

那個微笑又浮現在金巴利的嘴角。他看着秦秦：「你不是那種人，秦秦。」

秦秦閉上眼，好久。道：

「我不是。爲什麼那次我彈琴你不鼓掌呢金巴利？」

「對你重要？」

「我知道你懂的。」她沒有睜開眼。「從來沒有人像你剛才這樣和我說話。」

「聽着。」金巴利的聲音：「如果你也喜歡我，請不必拐彎抹角。」

沉寂。

「也？」

「也。」

秦秦睜開眼。那是雙世界上最美麗的眼，金巴利對自己說。

「那棵樹遮着我窗門。」金巴利對父親道：「房間太暗了。」

「鋸掉一點吧。」老人不在意地說。

「鋸？鋸什麼？窗呢還是樹？」

「當然是樹，長這麼大了還這麼沒頭腦？」

「爲什麼不砍了？」

「砍了？」老人叫了一聲：「你知道……」

「我知道我知道！」金巴利沒好氣地道：「曾祖父種的，一百二十多年了！又怎麼樣？」

老人說不出話來，手指着金巴利直抖：「走，你給我走，走得遠遠去……」

金巴利果然就走得遠遠去，走得很快。屋子不遠有一間小屋，他開了門走了進去。屋裡

扔着一些舊傢具，地板上還有張舒適的床。他一交倒進床裡，却又看到小窗外那棵樹的影子

「你怎麼可以罵女孩子呢金巴利？」秦秦怪怪地望着他：「琳達的男朋友知道了一定接

你。」

金巴利沒答腔，看着琴譜。手在絃上動着，琴聲响了一下，卡住了，再一次，仍然是斷續。他托頭沉思。好一會，拿起琴，這一次琴聲圓滑地溜了過去。秦秦痴痴地聽着，嘆了一聲，也抱起吉他：

「那一下是怎麼玩的？」

金巴利放下琴。「兩個滑音一個顫音，不太難。」

秦秦看着譜，試彈，琴音斷落。她洩氣地道：

「不行，怎麼接不起來？兩個滑音和一個顫音一起奏？」

「不是，一個滑音接一個顫音然後再一個滑音。」

「聽起來是一起响。」

「快了就是這樣，」金巴利伸個懶腰：「時間在玩弄我們。」

秦秦又試了一次，仍然不行。她嘆了聲，放下吉他：

「我不是很笨啊？」

「我罵過你嗎？」金巴利踢着路上的石子：「為什麼想到自己笨呢？」

「琳達玩得比我好，為什麼你不罵我？」

「我有個妹妹。」金巴利一脚把一顆石子踢得老遠：「應該像你這麼大了。」

「應該？——」

金巴利沉默了一下，悄聲道：「死了。」

一隻手握住他的手，又放開。

「所以把我當作你的妹妹？」

金巴利無奈地看着她，看着那雙責問的眼。

「你知道不是的，秦秦。」

「那為什麼不罵我？」

「聽着，」金巴利沒好氣地說，一把箍着她的頸：「再說下去我就揍你……」夕陽已西，一棵樹寬悄悄地把陰影投在兩個人的身上……

妹妹呢媽？那時我們家窮，養不起你妹妹，阿利……

「轟」一聲雷响，金巴利跳了起来，冷汗濕了一身，窗外就有風雨了。他喘過氣，正想躺回床上，忽然一陣閃電把樹的黑影壓在玻璃窗上，張牙舞爪……

夜已深。

「那間小屋是誰的？」秦秦坐在樹下問。金巴利在樹蔭外面，陽光正烈。

「我十五歲時忽然想離家出走，就造了它。」他笑了笑，「現在倒用來作儲藏室。」

一陣風來，幾朵紫花落下，秦秦拾起其中一朵，看了陽光裡的金巴利一眼：「外面不熱嗎？」

「我不喜歡那棵樹。」他搖頭：「早晚砍了它。」

「爲什麼？」

「柏樹可以做很好的六絃琴。」

秦秦看着手中的花，良久，道：

「但它不是柏樹。」

金巴利驀然掉頭看她。「又怎麼樣？」

秦秦嘆了聲。「這是樟樹，不是柏樹，我知道，我知道。人決定它是叫樟樹呢還是叫柏

樹。可是柏樹不開紫花的，我的生物優等。」

金巴利沉默。一陣風帶來涼意，陽光早已不見，天上盡是烏雲。

「就下雨了。」秦秦望望天空：「變得真快！」話方說完，一聲雷响，雨下。她跳起身

道：「到小屋去好不好？」

「別跑那麼快。」金巴利看着她的赤脚大叫：「妳的鞋子呢？」

一聲雷响，把窗玻璃震得滋滋响。秦秦躺在在床上，窗外那棵樹在雨中舞動。

「喂！」金巴利站在床頭：「你的頭髮濕了。」

「誰叫你找我的鞋的？」她懶洋洋地答。

「起來，不要弄濕枕頭。」

「你這個枕頭多久沒見水了？」秦秦聳鼻笑，「反正你又不睡這邊。」  
金巴利又着腰，忽然指着床叫：

「由甲！」

秦秦尖叫一聲跳得老高。一看床頭沒有由甲，恨恨地道：「手段卑鄙！」

金巴利大笑，拉起床單：

「坐下來把頭髮擦乾！」

窗外風雨淋漓。那棵樹幾次俯身向小屋，似乎想阻止什麼。

雨停。月光悄悄地自窗口走進來，蓋在兩個年輕的身體上。

「秦秦。」

「別說。巴利。別說。」

沉寂。

「秦秦。」

「嗯？」

「你的胎記怎麼會長在這裡？」

「什麼『怎麼會長在這裡』？嘿，你也有。怎麼會也長在這裡的？」

金巴利坐起身，看不見窗外的樹，但它在那裡。

「你爸爸呢秦秦？」

「爲什麼問——」

「告訴我。」

「我十五歲那年死了。」

「媽媽？」

「沒有媽。我爸從不告訴我。爲什麼巴利？」

沉寂，死一般的沉寂。

一陣恐怖的寒意，金巴利感到頸窩上的汗毛站立，窗外彷彿傳來那棵樹的哭泣聲。

他已沒有選擇。

「明天我就去砍了那棵樹，秦秦。」

「我不是來問你，爸爸。」金巴利靠在門口，「我只是來告訴你，我要去砍那棵樹。」老人看着他的兒子，背着光源的那個黑影，時間呢？在樹下玩泥沙的孩子已不在了。如今利斧在他手上閃光。

「去。這是你的時候了。」

金巴利看了房中老人最後一眼，斧頭在手中是份令人安心的沉重。

那棵樹在黑暗中是一個跳着不可思議的舞的影子。夜空漆黑。又有一場風雨，金巴利靠在窗沿上，遙遠的天邊偶爾一陣閃光。樹在舞，在叫。舞吧，叫吧。他冷笑，就讓你多活一晚。

可是樹漸漸不動了。遠處有一陣嗚嗚聲傳來，越近越响，像是有千百隻夜鬼在哭泣，那麼悠長而恐怖！

金巴利無言。那棵樹笑了，動了，在狂風中企圖開始另一場更瘋狂的舞，然後他聽到拍拍的聲音，是那被砍了的樹身痛苦的呻吟，那樹慢慢地傾。像個中了流彈的兵士，那麼地不情願，還在死勁地撐持。

倒吧。金巴利看着它。倒吧。樹終於放棄掙扎。忽然它抖了一下，轉了方向，一交栽倒，把那間小屋按在枝葉底，嘩一聲，彷彿是在臨死地歡笑！

沒有人知道那女孩是什麼時候跑進那小屋的。

那個人來的時候並沒有帶着鮮花，新立的墓石軋新而明亮，墓石前早已堆滿鮮花。夕陽照在大石上，是種莊嚴的金黃。

一朵紫花飄落在那人身上，他抬頭，樹正俯視他，彷彿在說：千百年來我都在這裡。

# 控訴和叛逆命運的浪漫

沒有衣裳

它是樹

沒有虹彩

它是唯一點綴蒼白

之彩虹

沒有孤寂

它是從宇宙冉冉昇起的

控訴和叛逆的拳頭

——馬覺：「樹」最後一節（香港羅盤詩變月刊第一期）

葉千聲（葉詭、卡當加、安默、伊惘然等，他說要每一篇小說都用一個不同的筆名）的小說，有很濃郁的風塵懣意味，這是他與另一位出色的東馬小說作者紀文如（紀小如、羽裳）的浪漫之不同處。他的小說，初期是少年的浪漫，像一片風中的葉底詠嘆，一點落寞、一點孤寂；到了寫「太陽季」、「彼岸·彼岸」、「快·慢」與「樹」時，調子已逐漸，借用

一個歌謠名詞，已逐漸搖滾樂起來，他已不再滿足於作單純的不快之透露，不再是枝葉開的水綠之歌，而是一株樹含著地歌唱了，在悲與歡的歌中尋求落地生根。然而，從早期的卡當加到現在的葉千聲的小說，却始終是香港詩人馬覺的一節詩：「沒有孤寂，它是從宇宙冉冉昇起的／一株高瘦的／控訴和叛逆的拳頭」，不是沒有孤寂，而是他已不再在乎孤寂了；代而取之的是控訴和叛逆。控訴什麼呢？是「快·慢」中叮鏢的身上的遭遇，還是「樹」中的金巴利與秦秦的「孽緣」？叛逆什麼呢？是叮鏢的母親還是金巴利的父親？——探索的結果竟然又是：「命運」！是的，葉千聲是另一個在命運的陰影下（也許他並不自覺）創作的作者（誰又自覺地知道自己不是呢？），而創作是他對命運的控訴與叛逆。也是因為「命運」，他的小說流露的氣氛，在寫「快·慢」、「樹」時，詭異已超過了浪漫。

「快·慢」中的「夜貓」十六歲那年便目睹了「樹」的魔力。樹鐵釘般的枝極似乎便是命運的千手萬爪，狠狠地決定了他十六歲以後的生命。他於是「發誓去做一個最快的人」，賽車只是一個象徵，更真實的是在他成長中的生命，與命運之神的競快，企圖衝出命運的魔掌之信念已深深地茁長。他以青春（他年老的父親終於逃不出樹的陰影）來奮鬥，設法使自己堅強，但許多年後，「那夜，那棵樹又在我夢中倒下，壓碎了一切。」他始終擺脫不掉那陰影。比起「叮鏢」，「夜貓」是個反抗的角色；「叮鏢」則接受了命運，沒有信心反抗與她相似的母親的魔掌。儘管「夜貓」說她會堅強，我們看到的，只是她「堅強的背影」，因為她說：「我要訂婚了。」那麼不經意，那麼妥協。

「樹」中的金巴利正是「夜貓」的身影的延續，他仍然被樹遮住了一切，「陽光仍是照不進來」，落葉不斷飛入窗內。「討厭的樹」，樹的陰影仍然籠罩着他。

而秦秦，「有變美麗的眼睛」的秦秦，她始終沒脫離命運的軌道，她的成就是在命運的黑白鍵上證明自己的美麗形象。她的本質在「二加二等於四」的機械法則裡消失。而金巴利的野性和叛逆把她從安全的殼中帶出，金巴利的原則是「我們」決定一切——包括命運。所以到了風雨中金巴利和秦秦躲入金巴利十五歲離家出走的象徵的小屋時，「那棵樹幾次俯身向小屋，似乎想阻止什麼」，在小窗外張牙舞爪，但他們畢竟以自己的青春叛逆了「樹的黑影」，一如阿當與夏娃的叛逆上帝，樹似乎阻止不了甚麼。

當「月光悄悄地自窗口走進來，蓋在兩個年輕的身體上」，一種不祥的預兆已在異常的沉寂中蔓延。這時，金巴利才驚悟他又一次掉入命運的巨靈掌；樹在事件的進行時無法阻止它的發生，却在事後開始作出「報復」，那有力的還擊使他頓時「一陣恐怖的寒意，金巴利感到頸窩上的汗毛站立，窗外彷彿傳來那棵樹的哭泣聲，」「他已沒有選擇」。

這回他不是去徵求父親的同意去鋸掉窗或樹，而是去告知父親，他「要去砍那棵樹」了！「去。這是你的時候了。」這是他最後的反抗，這時，老人認為他已成長到有足夠的力量去砍倒那棵樹了。「利斧在他手上閃光」。他不斷揮斧。樹不斷掙扎，「死勁地撐持」它的尊嚴，這場抗斗，「像是有千百隻夜鬼在哭泣，那麼悠長而恐怖。」

最後，「樹終於放棄掙扎」，但是，在最後的一刹那，他還是不甘地作了強而有力的還擊——「忽然它抖了一下，轉了方向，一交栽倒，把那間小屋按在枝葉底，嘩一聲，彷彿是在臨死地歡笑！」

「沒有人知道那女孩是什麼時候跑進那小屋的。」

「千百年來我都在這裡。」樹彷彿笑道。

『樹』是葉千聲對命運的另一次控訴與叛逆。但他似乎要說，沒有人能逃離命運。他以命運的樹來收拾這個殘局，令人不舒服，却無可奈何，命運似乎便是這麼一回捉摸不定的事。對一個小說作者來說，表現的過程是更重要的，其功力與真情也在表現過程表露無遺。

葉千聲將是一株茁壯的樹，生長在我們的小說壇上。



# 處境

## 楔子

這是一座絕高的山。這座山的土壤有一種苦難的黑和黃色，整個看去，像一塚西風斜照下的漢家陵闕。這座山的居民都是一些古老、淳樸、檢約的人們，他們枯黃和乾瘦的臉，常露出因喫草根而變得又黃又黑錯落的牙。他們靜靜的耕耘，彷彿活得很平靜，彷彿有一隻上天把手把他們壓搾得慣了，連血也流不出來了，只有流汗。他們有一切人類的苦難，却保留一顆易受愚弄的腦筋。他們相信山頂上有著神仙狐妖，沒有必要很少到上面去。對面有一座青色而朦朧的山，霧氣濃時，只看見一點青綠，什麼也看不清楚。從這座山通往那座山，只有一道木樑，大半時光這木頭的一端都沒入在霧裏。這木頭濕漉而黑，因為長久沒人走，已長滿了各式各類的草葍以及青苔。這山上的居民，是從來不敢過去的。因為他們不知道對面那青色的山是什麼山。於是他們就困守在這座山上，像古老的泥土一般，愈漸變黃。

## 事件一

這迷信也許封鎖得了年老者的的心，他們已倦於嘆息，倦於守望。生活就像這座山，等著被風化被沖刷。而年青的一代經過許多醞釀，許多體認，許多變遷，終於有一對兄弟，上山頭。這時是子夜過後的清晨，他們在半夜穿過山腰那座恐怖的深林，帶著一身的傷痕，潛到山上來。就是這樣一個焦切的願望，催促著他倆；就是這樣一個焦切的聲音，督促著他倆。彷彿是一種飛渡，等著他們去執行。於是他們自昨夜開始逃難。

他們在日薄西山的田莊裏交了個眼色，卸下了鋤頭，彷彿和往常一樣，他們各自用塊又濕又黑的白破布來抹額上的汗。他們的背影在夕陽下相貼著，肩連著，因為面向太陽，所以背部一片黑，影子又長又遠，叔伯們抬頭望去，只見兩個高大的影子，其它的都不甚清楚。他們在談著什麼無人知道，大家照常回去讓督工的點清人數，各自回茅房歇息。那麼一整天，他們就剩下這一個點兒時間是自己的，在庭院裏點幾縷紅煙，藍烟嫵嫵，看血紅發金的煙蒂和殘陽赤霞同時熄滅。這時號角就會像被關殺的雄雞般吹啼而起，保鄉團的操練是人人都要去的。人在這兒，沒什麼好賣的，只好賣掉自己。就在這號角聲裏，引起一陣小小的騷亂，因為有一對兄弟缺席了。他們叔伯孀母都急瞪了眼，某辮子的小妹用小拳急急搯那棟足以維持一點書香味的門，可是沒有人應，警衛團馬上就來了，扛著槍桿一脚踢開門，房裏沒有人。

「到山上去了。」有人沉聲道。這時村中火把通明，未點亮的東一叢西一叢的被點亮。隨著急速的鑼聲嗒嗒澎澎地响，帶著槍戴著黃呢帽的人東竄西轉。這時兄弟倆正在山腰，從山腰望下來，他們的眼瞳裏看到的是一團濕了的、模糊了的景。小時候他們就帶著一群小孩子，模仿是兵丁，抗著樹枝當槍，說幾句激烈的話，給那八字鬍子的鄉長摸著頭兒讚賞。後來長大了逐漸明白，就算手上的槍桿也是不可靠的，因為只有操練時它才在你手上，要你打時才能打，要你不打時你開槍，死的便是自己。而此刻已不再是童年的嬉戲。山下儘是追捕他倆的人，帶著明晃晃的刀和沉甸甸的工具。火把像一條帶火的蜈蚣，在黑夜的草叢裏瘋狂地舞。有一個紅巾的壯婦人大聲吆喝著，許多婦女跟著她，尖聲的斥罵他倆的母親，他倆的

母親有一張瘦削的馬臉，像受了太多委曲，連抬頭的機會也很少，於是頭部都是向下垂的，面目也看不清。那壯婦就在莊前空地上擺張桌子，兩旁站有人，她一面拍桌子一面痛斥著，最後對一個瘦長個子說：

「搜！搜到山上去！」

於是那火蜈蚣搖身一擺，火頭蜿蜒蜿蜒，迅速蔓延到山上來。兄弟倆迅速對望一眼，彼此望見眸子裏的世界又黑又深，便立即竄入矮灌木林去，遺棄那山村，往山頂直奔。

他們在叢林中穿穿插插，聽到後面沸騰的人聲時遠時近。他們有時停下來支在粗糙的樹幹略事休息，可是忽然瞥見強烈的火光透過樹與樹葉與葉之間射來，便立即全力往山上衝去。他們聽到一條河水的聲音，時大時小，但向未中斷，一直在涓涓的流著，彷彿也在尋找出路。樹葉很密，林子很深，地上積葉又厚又濕，月光透不進來，而晨霧已作四面八方的包圍。有時他們在看不透的白霧中，穿不破的黑暗中，彼此也望不見，只聽到對方的喘息。可是他們儘力的跑，沒命的跑，樹林開始疏落了，他們看見月亮只剩下半，掛在一棵無葉的禿樹上，清涼可怖。他們又聽見後面那沸騰的人聲，於是又全力的跑，哥哥絆倒了，弟弟扶他起來。弟弟絆倒了，哥哥揹他起來。

遠遠的地方有野猿的哀啼，還有些不肯棲息的杜宇，在山澗遠處哭哭啼啼一二聲。兄弟二人滿身都是傷痕，又餓又累，樹林已經盡了，他們在爬著一處處又高又峻的巖石，他們吃力地用五指嵌在綠苔上，把身子吃力地拖上去，指甲也掀起來了，他們已來不及覺得痛。草鞋已經破了，他們像驚惶受傷的小鹿一般攀上了崗，一蹣一蹣地在碎石上竄過，而碎石參差間都是激流，都是往崖下萬丈深淵流去的。沒有人知道崖下是什麼地方，只有微弱仍清澗的水聲，隱約地傳到崖上來。他們跳著、蹦著、跑著、跛著，忽然感覺到黎明，而前面沒有路了，只剩下一棟生苔的木樑，橫切入霧端，綠色的大山，隱約在霧中，像一幢半隱半現的神像，碩大無朋。

黎明了。他們穿插流竄了一夜，終於來到這地方。這黎明像將啓而閉的幕，圍繞著慘淡蒼白的霧，周遭看不清楚。終於到了，這唯一的路，整個映在兄弟倆的眼前，只要踏上這棟木樑，便可以到那座前面的山去了。兄弟倆臉上的傷口都因興奮而血紅起來，一時不知是激

動，還是昏迷，在天蒼地茫的山頭上，呆立不動。可是人潮聲又響起來，而且近得就像一座瀑布在他們身後喧嘩一般。他們毫無抉擇的餘地，弟弟比哥哥先一步，飛快地踏上木樑，哥哥也隨後踩了上木，兩人都企圖要在來人未到前越過木樑。

可是這木樑只有一個手指連掌般闊，下面便是白茫茫的一片，有猿哀啼聲，有江水長鳴聲，是萬丈絕崖。要是一失足摔下去，也不知多久才到地。這段木樑又濕又滑，木樑的這段嵌在石壁裏，旁邊長滿了苔草，人一踏上去，泥土簌簌掉落。這段木樑一直在此，也不知是在什麼朝代什麼人安放上去的，不過一定是件了不起的工程。兄弟倆踏上去，木樑一動他們的心便一沉，樑上有厚厚的霉爛的軟木，任何一步不小心，將滑落這萬丈深巖下，屍骨無存，可是人聲更近了，一些人已拿著鎚、鋤、鑿刀在崖上出現了，有人吆喝道：

「聽，他們果然在這裏！」

「趕上去，趕上去，讓他們過了橋便追不回啦！」

「抓回去，抓回去，莫給他們跑了。」

兄弟倆便不顧一切，什麼都豁出去了，兩隻手伸開作十字型，盡量迅速往前走。他們的後腳足尖緊貼著前腳後跟，弟弟行在前面，哥哥走在後面。他們已離開了山崖，身子浮在半空，空蕩蕩得像一無軀的衣裳，招招幌幌，隨時被風吹走。遠處蔥綠一片，在霧中若隱若現；後面的追殺之聲越來越大，可是這時兄弟倆已離開他們原來的崖，走到木樑的四分之一的路程上。

那些追的人都停下來，紛紛咒詛著，恨恨地揮動武器，切齒地罵著，也有人以羨慕的眼光看著兄弟倆的背影，終於有人叫道：

「用東西擲他們！把他們砸下山去！」

「對！不要放過他們！」

於是有人用衣角在肚臍上打了一個結，滿臉都是殺豬一般的油光和暴紅，拾起石頭就扔！也有人用鋤頭之類的東西，竭力扔過去。開始也有人為兄弟倆感覺到慌懼了，他們當然是那些目中孕育著羨慕的人。每一件東西投向兄弟倆，他們的心就猶如韃靼在高山峻嶺來回一蕩，差點就脫離了胸門而躍出了。他們看見兄弟倆破爛的衣衫，在山谷浩浩濤濤的大風中振翹

若飛，他們瘦弱的身子在木樑上搖擺不定。黑色的木樑，由粗到細像一根黑鉛棒，插入半空，中間被大霧籠罩，而那綠色的大山就在濃霧之後。風大得像兩個山壁粗著聲在對話，霧濃得像白色的幕幃，遮蓋過一切。人在半空中，沒有根，沒有依憑，在慘淡的景色中，生命已交給了對岸，或者深谷。

那些沉重的東西，紛紛自兄弟倆的頭上、左側、右側、肘下、身前、身後、髮際飛過，有些還夾帶著呼嘯，有些發出尖銳的旋轉，有些扔到他們身側，力已衰，可以清晰地看見是一沾滿黃泥的犁具，便一翻再滾落到絕谷裏去了。這些東西落下去時，久久無傳來聲息。谷有多深呢？崖有多高呢？是不是下面有一條古老的河在流在唱，而年歲悠悠，落到下面去，要好些年陰？

兄弟倆在谷裏被風裹住了，像一個帳篷塌下來，人在裏面，掙扎不起。兄弟倆全身被濃霧濕透，更濕的是那不斷沁出的汗水。他們已在樑的中央，正要走入最大的濃霧中了。後面的喊殺聲越來越模糊，東西飛來也愈漸少了，但只要被擊中一樣，還是會被撞下木樑去的。「的」——忽然一塊堅硬的石塊，撲地把釘中走在前面弟弟的左脚後跟上，然後飛彈出去，再斜插落谷！弟弟向前一衝，哥哥急進兩步，憑空一抓，却抓不到弟弟的身腰！弟弟的左足一斜，腳沿隨著霉木一齊滑落，木樑上留下一個清晰的平滑之印，而弟弟手足亂舞一陣以求平衡，終於向側旁踏空出來，全身一蕩，急遽落下！

這一聲懾人心魄的慘叫，發自哥哥的咽喉。他反手欲抓，可是弟弟的身子已離開他手長之外，他隨而看見弟弟蒼白無力的手，十指箕張，拚命想要抓住些什麼。哥哥發出那一聲撕心裂肺的慘吼後，也不知那裏來的速度和力量，雙手劃一個急遽的弧形，已扣住弟弟兩隻馬上要沉下去的手腕，弟弟像是沒頂的人忽然觸及浮木一般，也因電般反扣住哥哥的手腕。下墜的力量使哥哥身子往前一衝，差點就要落下去，可是哥哥立刻蹲下來，卸去那強大的下挫力。這兩人的生命就繫在這半空的木樑上，哥哥蹲著，雙手緊抓弟弟的手，弟弟的腳在半空蕩蕩蹬蹬，生命懸於浮漂。扔東西的人都停了手，好半晌沒有聲息，又交頭接耳起來——當然沒有人敢去救。

哥哥死力抓住弟弟的手，他的額頭青筋暴露，紅筋滿臉，他吃力地穩住自己的身子，用

雙手吊住他弟弟的軀體，就像吊的是自己全部的生命。可是他沒力量把弟弟提起來。弟弟的手因巨大的恐慌而抖動著，臉色就像菓汁沾上指甲般呈灰紫色。弟弟張大了口，拚命似的想喊出些什麼，但啞啞啞啞的說不出話，像一頭被巾塞著口的牛，漸漸沉到泥潭去時發出絕望的嗚咽。哥哥因為用力，他脚下的滑令人莫能平衡，那些霉濕的木頭隨時會離木頭滑出——在這兒人竭力要平衡自己。彷彿沒有了地心吸力，一切的落葉連歸根也是一種奢望。也不知道過了多久，四隻手都因力竭而痙攣，抖動得像根脆弱的弦，那青筋凸起的手！

這時對岸的霧中，隱約傳來一些話語，像最熟稔的鄉音：

「對岸怎麼傳來聲音呢？該不會有什麼事吧？」

「不會吧，這條危道幾十年沒人從這邊走過來了。」

「可是我們總有義務多留意一些啊！」

「對！我剛才彷彿看到有兩個人自木樑上走來，後來又不見了。好像還有一聲大叫。」

「可惜現在霧那麼大，我們又看不清楚。」

「他們再走近來一些，我們就可以幫助他們了。」

「只是究竟有沒有人要過來，我們也是不知道哇。」

哥哥和弟弟都聽見這些話，可是一個閉氣運力，只求多撐持一分鐘就是一分鐘；一個因過份恐懼而一時失了音。那聲音微弱弱弱的傳來，風勢又猛了，便連這一點溫暖的聲音也聽不到了，反而傳來後面有人的太息聲。做哥哥的身子越來越往下彎，手越抖越激烈。弟弟一面流眼淚和冷汗，一面搖擺著頭，要那哥哥放手，但哥哥仍咬緊牙關，死力支撐。風愈來愈大，太陽還沒升起，在這慘淡的晨曦中，整個山谷無視於一切生存的力量、自由的力量、生命的力量，仍然千古不變的峙聳著。弟弟的手終於鬆脫了，哥哥的手也愈漸鬆了。哥哥望著他弟弟的眼睛，恐懼而無望，充滿一片絕情的黑……

## 事件二

同是這一座古老的山同是一對兄弟。村是貧脊的村子，村民十年來沒有增多，也沒有減少。十年前西山地下種不出田薯，今年種得出來了，可是南山連一根草也不長。家畜的數量

與人口的數量一樣，永遠沒有增刪，去年死水裏的蝌蚪，跟今年死水裏的一樣，仍冒出黑禿的頭，除了尾巴微弱的懂，其他便一動也不動，像一句已完結的句子，許多小逗點在其中，都是被捱得死死的。可是今年夏季來了一場瘟疫，來了一群蝗。蝗來的時候，遙遠千百里外飄來了一塊動蕩的雲，整個天庭像有一根柱子被燒焦了，要倒了，發出軋軋的聲音，其時在靜寂的夏天。不動的雲忽然鋪天蓋地的捲了過來，人們看不到天色，像手巴掌大的蝗降在衣上、眼上、身上，像一巴掌一巴掌打下來，有時還用帶刺的帶鈎的足在抓動，像嫌穀不够吃，要吃人了。人們拿著鋤，拿著香子奮不顧身沒入稻田裏去打，婦人們提著大銅鑼淒切地喊：「啊呀啞——啊呀啞——」像十萬片金屬一齊乍裂迸開，那淒厲的呼叫，那滿天飛翅的聲音，可是掩不住那稻田地不斷的咬噬聲，細碎而不斷的——然後只剩下一棵棵枯瘦的稻桿，也許還有一二粒尚未掉落的金黃穀粒。蝗像一張黃布，蓋下來後再掀走，只留下稻田裏黃托托的葉。人們那張淒苦而無告的臉，星佈於稻田四處，沒有作聲。天靜無風。

接著，接著瘟疫就來了，不知是什麼病菌，先鑽進大板牙的腦裏，他抱著一隻狗咬起來，那頭狗也反露雪白的牙噬著他，最後狗被他咬破了咽喉，他吸完了狗的血，露出一排黃而帶血的牙，和著他滿臉被咬的噬痕，給這村莊的瘟疫掀開了序幕。大板牙死了，村裏一夜間老鼠都死盡，填滿了溝渠水畦田間，癩蝦蟆分別黏貼在一起，叫得令人闔不上眼皮。成千上萬的蝸牛，帶著一條長長的銀線路，越過村東的圍牆去。村人互相驚恐的對視著，互相講不出話。跟著下來阿木林也死了以後，這場瘟疫就完全無法控制了。這瘟疫蔓延的方法是，首先令一個人的腦子失去作用，跟著下來是瘋狂的舉動，一個瘋狂的人有的是死的方法。

這村莊的人在這封鎖的山裏，喁語漸似蚊蚋一般嗡嗡作響，由單隻至成群，最後像瀑布之聲無法遮蓋。村人無法趕走蝗，也逃不掉瘟疫。他們只知道這蝗是從一個山崗上飛來的，開始時只有幾萬隻，給祖先們打垮牠了，但是因為沒有澈底地消滅，終於又在山崗上聚起來，而且已經到了無法消滅的階段了。那瘟疫是從外地來的，從外地甚麼地方，卻是沒人知道，因為這山裏的人消息是封鎖的。

於是這對年輕力壯的兄弟就想，與其坐以待斃，不如想些辦法。想些辦法，做哥哥的想

了很多法子趕走蝗蟲，做弟弟的想盡辦法控制瘟疫，可是都不成功。後來哥哥想，蝗蟲是從外面來的，何不到外面去想辦法？弟弟也想，對崖的那座青綠的山，會不會有一種藥草，能治這個恐怖의病？於是他們終於啟程了，無視於那一道幾乎不是人能通過的窄橋。

村人們沉靜的帶著絕望中的一點希望去送行。這些黃泥滿身的隊伍，就像沉哀的葬儀一般肅穆，彷彿不是送人去，而是送人去了不回。他們到了崖頂，是一個靜靜的晌午，萬里無雲，天空遠得都剩下了藍色的遠遠。那一道黑黑的木頭，橫跨二山，說不出的不可侵辱。

從這崖邊過去，木樑前粗後細，一直細到像一條線一般不見：——釘入對崖的岩石中，村人們都停止了步履，沉而寂靜，兄弟倆對望一眼，終於走上了木樑。

在碧天無雲的晴空下，對面那座翠山顯得那末清晰，而這座黃泥的山顯得像一墳塚。兄弟倆站上這木樑，就搖搖擺擺的向前走去。後面的村民發出一聲輕微的噓聲。他們在平寂的木樑上走著。沒有雲。沒有風。從上面望下來，兩個小小的黑點，在那生死一線的黑木上匍匐著；從下面望上去，像兩隻紙鷂放得太高，剩下兩個黑點，連線也拉不回來。靜。無聲。然後南天末升起一朵烏雲。由灰轉烏，烏雲迅速帶出了另一朵烏雲，烏雲帶出了烏雲，烏雲夾在水墨一般散開來的雲縫裏呻吟，發出復仇一般斷金碎石的光芒。整個天地只有幾縷風，像火爐風箱裏吹出來的熱氣，颼一颼。颼處。突然霹靂一聲，長天之際一記板斧，橫空化作千道樹根劃過，沒入西天際。再一聲霹靂，大地深處，還是千萬重山外，震起陣陣雷鳴，像海嘯一般隱隱。這時雨便下了，開始是一滴。托。打在木樑上。托。托托。打在身上，然後聽見遍山遍野像一萬股瀑布衝破一座山壁再自山壁裏湧出來一般，那雨那雨啊雨，雨水濺開如一首壯烈的歌，沒有人敢不唱，雨，雨啊雨

雨

啊

雨

啊

雨水群起而歌群



起而歌天地無容  
天地無顏都是密  
集的雨雨雨雨雨  
雨雨。雨雨。雨  
。雨。雨漸漸  
停了，衆人兀自

在雨中用衣袖遮蓋著，天烏地暗，甚麼也看不清楚。而不知從那兒來——大概是對面的山上吧，傳來了一二聲鳥鳴，長——而好聽。吱啾啾啾啾啾啾。吱吱啾——雨終於止了，鳥鳴愈長。衆人發現那麼濕漉漉的木樑上，有這樣一幕景：弟弟已經摔下去了，哥哥用兩隻手，死命拉住弟弟，死扣不放，彷彿已經很久了，他們的衣衫盡濕，木樑滑得像脫壳的蝸牛。於是有人驚叫道：

「你看，他們滑下去了。」

「是不是！我都說不要妄想過去對面的了。」

「不行，我們一定要過去救他們！」

「怎麼救呢？難道你過去呀？」

「這木頭這麼滑，怎麼走得過呢？」

「掉下去可收不到屍哦！」

「我都叫他們不要去咯！」

「怎可以呢！他們是爲我們而過去的喲！」

「但誰去救他們呢？」

「你去嘛！」

「你去！」

「你去啦！」

「我年紀大了。」

「我還有孩子啊。」

「你才對！」

「我們總不能見死不救啊！」

「是啊。」

「怎麼辦是好？」

村人一直議論紛紛，交頭接耳，但誰也沒有踏上那棟橋樑。暮色漸至，像輕紗一般哀悼的撒下來，衆人都彷彿在網裏。遠遠看去，那對兄弟和木樑成爲一長兩點，三件事物合在一起，在暮色裏漸漸失去了力量，化不開來。……

### 事三

同樣一個村莊同樣一對兄弟，同樣一道木樑，橫過兩座山峯。這是一個長空碧血，金輝夕照的時刻，兄弟倆第一步登上山峯，就被那金芒四耀的夕陽西照迷住了眼。他們深深的吸了一口氣，覺得都是金得像凝固一般的流體。他們背上各有一個暗青的包袱，此時都成了綠色。兩人目瞪口呆了一會，才又移動著脚步，黑色的影子在金的周遭成了顯明如刀切一般的對比。他們已完全登上那山頭，便看見那夕陽，半身已沒入山坳，另半身像用圓規準確描出來的半圓形，形成一道半圓形的金針，百根千根萬根地刺刺刺刺刺過來。兄弟倆摸摸皮膚，彷彿都被刺疼了。兄弟倆望望四周，再望向夕陽，發現它又沉了那麼一小半。沉得像無可挽救的輝煌。還是趁陽光未落前過前吧。兄弟倆想。於是目光四遊一圈，一收——都集中在橋樑上。那木頭黑得金黃。從這兒望過去，彷彿一根黑針，近粗遠細，細成一條黑鐵線，插在對面的巖壁中。對面那座綠的山，被西下的夕陽一照，更加有一種被金色的淡黑浸過般的嫵媚。兄弟倆再看那夕陽，已剩下半個禿頭了，彷彿一頭都是血，添上幾點歸鳥，都是沒有聲的。

弟弟走在前面，哥哥看著弟弟的背影，在想。他們終於逃出來了，只要越過這橋樑，他們便到了一個新的世界。可是新的世界是怎麼樣的呢？據說那兒的鳥會唱歌，不像這兒瘖啞無聲的鴉。據說那兒隨時能站到台上演戲說話，不會馬上被人一槍翹下台來。只是……只是他自己不知道自己能否適應。現在村裏的人追捕得緊了。他沒受過多少文化，不像他弟弟

，他說不服他弟弟堅決的意志，反而被他午夜掀起床來，他連問：「我們要去那裏，你要幹甚麼……」隨後他被拖著走出五六里，才醒覺他弟弟要實行自己的意志，而他只是一個趁義時的陪葬者。他既沒有弟弟鐵一般的意志，也沒有至死不渝的決心。他想聽那些會唱歌的鳥兒歌唱，但也習慣用眼睛看那些無聲的鷹，迅速攫走那驚措的小兔。他討厭村裏的人都像一個個模子，沒有性格，任人擺佈，終於造成窗前的格子。窗才是整體，格子只為映襯窗子才能存在的。他希望成為窗子——也不是窗外，成為窗外要絕大的勇氣，成為窗子只要觀望便行。他又重視鄉愿們的看法，鄉愿的流言……

夕陽仍保持著半面血紅的鏡。他們走在木樑上，周遭沒有阻攔，他們反而看得更遼闊。看見暮靄將昇的谷末，昏沉一片，彷彿有狼煙，彷彿某處已遭天譴。弟弟的身側倒反著陽光的金和紅，如一個流著血的金菩薩。哥哥往回望，差點一失足摔下深崖萬丈。這一瞥裏哥哥驚覺暮色已侵蝕了原來的山崗，在淡淡的煙靄中，那黃色的山像一頭猙獰而笑的老龍，龍鬚龍爪都看不清楚。有一縷風彷彿自樑下谷裏刮來，令人一陣寒悚，不知是過去的白骨還是未來的寒魂，在地獄裏選這日未落夜未至的時刻，吹上這一股陰風。

哥哥機伶的打了幾個寒噤。他知道鄉裏的人正在四面八方追捕著他倆，就算他能逃過對面的山，這裏的人會放過他嗎？對面的世界又是怎樣？那木橋彷彿仍長，看著看看與暮色連在一起，望不到盡頭。或者竟沒有盡頭？可是如果他就這樣回去，帶他弟弟回去，鄉中的人會原諒他嗎？那提著大刀斜戴呢帽的人，會不會一刀斫在他脖子上？想到這裏，他骨頭都酸了，彷彿聽到刀風，像這晚間的金風般削來。

他小心翼翼的向前移步；暮色的移步甚或比他們更快。他們已愈來愈接近谷的中央了。到處沒有事物，沒有遮攔，兩座山像兩面城牆，高巨不可攀……如果他這樣回去，一定不行，除非……除非他弟弟死的，他可以說，他是爲了大謬滅親，追殺他弟弟才趕來這兒的，村裏的人都知道他盡忠職守，一定會相信他的話的……只是，只是，他不能帶弟弟回去！

那麼，那麼難道讓弟弟一個人到對面去嗎？萬一他在那兒得到了一切想望，而他還在這兒……想到這兒，他的血和心，像夕陽一般火燒著沸騰著。陽光自左側迫來，他的左額左眉，都像燒紅了起來。他弟弟的身影始終在前面，一趨一小心，可是十分堅定，像終會走

到一般。他望著只剩下一線的去路，心中沒了著落。再往回望，只見這頭木所嵌進的泥層，黃泥在草根旁簌簌跌落，敢情是木樑支撐不住，壓力太大，泥土開始崩陷了。只要這一頭木一落崖，後果是不堪想像的，哥哥不禁驚心動魄起來！

該怎麼辦呢？該怎麼辦呢？哥哥的脚如跳舞的蛋，已沒有前跨的勇氣。該怎麼辦呢怎麼辦？他看著那木的一端在抖動著，而弟弟猶未發覺。發覺又怎樣？難道兩個人一齊奔回去嗎？這木樑還能繼續承受得住這壓力嗎？哥哥看著那剩下小半并掙扎著灼熱燒紅的球，心中轟冒火：都是你拖我出來！害我前無容身之所，後無退身之處。他瞬息間想起他以前追求的女孩，卻愛上他弟弟，後來那女孩被那些持大刀的迫死了。要不是他弟弟，他怎不會先娶了她？又想起他母親，都溺愛這弟弟，自小做工比他少，享的權利和義務卻比他多，連受的文化也比他高！他的憤然赤紅了眼珠。太陽兀自燒紅。他的憤懣，都化在手上，瞪著弟弟的背影。弟弟仍然不覺。太陽紅著。哥哥怒著。一切在作最後的焚燒，更大的暮色要降臨。他忽然雙手如豹一般伸了出去，向前一推——

就在這一剎那間，弟弟忽然止住脚步，像望見前面有些甚麼，猛回過身子來，滿臉都是奮悅，張口欲語——然而變掌却在這時拍中了他，他的喉嚨發出一陣驚悸的語音，說不成一個字，臉色驟成漲紫，左搖、右擺，左搖右擺，終於仰天倒翻出去——

就在這電光火石的一瞬，哥哥也瞥見了弟弟的臉容，一個意念在他腦中迅速掠過——他在幹甚麼？這畢竟是他的弟弟啊，他瞪著眼看著弟弟一臉不信的神情：不要跌不要。不要跌下去不要。不要跌下去不要跌下去不要……他在喉管裏有一千種聲音在重覆這句話。可是弟弟終於站不住，往下落去。他陡地發出一聲怪叫，雙臂一沉，勉力向下一抓，竟抓住了他弟弟的手臂——

這一陣下挫力之大，幾乎把哥哥扯出了木樑之外，哥哥勉力向下一沉，半蹲下來，才抵受得住這下跌之力。弟弟也用力抓住哥哥的手臂，但哥哥立時感到手臂又酸又麻，他五指仍緊抓不放。這時木樑接受不住這陣子巨大的盪動，軋軋作響，終於掀翻泥土，向下落去！兄弟心中皆一驚，全身震蕩，木樑向下歪跌，連跌了幾跌，撞中幾塊泥團，突然又頓住了，原來被嵌在一塊較堅實的巖石中。

這時木樑這一頭已向下列作卅度傾斜，兄弟倆驚魂未定，哥哥深深感覺到立足點往後滑落的趨勢。無論如何，這木樑算是暫時不會再往下跌，可是黃土山上的人，通過對山的路已經斷了，木樑已沉到離山沿五丈左右。他們可能是第一掛過渡者，而且也是最後一掛。

哥哥勉力維持著，他心中在狂喊：弟弟你不要跌下去不要跌下去。他想起他是唯一的弟弟。他想起自小他就很孤獨，只有他弟弟理睬他，跟他遊戲。他想起那女孩是他弟堅持不要，想成全他，卻害了她也害了大家。但弟弟是無意的，絕對無心的。他更想到他弟弟本來可以一個人走的，可是還是硬拉他——想著想著，心中的愧疚，愈負愈沉重，而弟弟的軀體也越來越沉重。他舉之不起，但又像這一握就是生命的全部，死命抓牢他，怎麼也不放棄。他怎麼能毀損這個弟弟呢！這是他唯一的弟弟啊。他是他的寄望，他是他活力，他未完的事他替他完成啊。而他竟毀了他，他毀了他……

他望進他弟弟的眸子裏。他弟弟的臉容因張惶而變了顏色，哥哥這才省覺天色的暗下來了。暮色已扒上他們的身腰，他們筋脈賁張的手臂，他們的額頂。整個夕陽不見了，只剩下西天一抹血霞，塗在遠遠處，怕妨礙了暮色的侵奪。哥哥看見弟弟努力想說話，但因整個身體像一個桶般被吊起來，掙扎不出聲音。哥哥想回應，但發現緊扣的手已逐漸鬆脫下去，只好蹙著一股氣不說話。一說，聚氣即散，那就完了。夜色以一種寂靜的殘忍降臨，落在他身的身上。木樑已跟夜色同化在一起，也不再分清彼此了。哥哥漸漸感到手臂不屬於自己，只屬於一根垂落的絲帶，緩緩緩緩，自天的半空垂落，垂落……他隱約看見弟弟眼裏有許多話，把頭竭力向右擺，他想起推動弟弟的時候弟弟正回頭，彷彿要告訴自己，前面有些甚麼。於是他勉力把臉偏右，可是木樑斜傾了，他從這個角度看，甚麼也看不到。夜色已威嚴地降臨了。黑暗裏他們彼此聽到急速的喘息，山外的猿啼……哥哥弟弟兩個人，等著人來，然而手已經鬆了，脚步已經浮移了，仍沒有一個人經過。哥哥望進弟弟深烏的眸子，充滿了各種複雜的情感……然而一切，都將推向一個落下的終點。此刻的哥哥和弟弟，仍在這半空的木樑上，作無望而最後的掙扎。

# 一校之長

## 「古城之戀」之五

一九五〇年下半年，我在毗叻和豐興中中學做校長。不到半年，便辭職走了。那是我初嘗一校之長的滋味；可是並不太好受。否則，我就不會離開。

校長在校內要面對學生和教師，在校外有董事、家長、校友及社會人士，再加上教育局和警察局。辦教育變成了應付有關人士，對人就比對事難得多；應付其他人士又比應付學生難得多。不過，儘管如此困難，我仍在新文龍中華中學做了十四年，在培風中學做了十年校長。一般人都直呼我為校長而不名，我也欣然。

我在大學讀書時，不是學教育，在我剛到龍引的那幾年，一直以我自己就讀的那間中學為典範。在功課方面，偏重數理；在管訓方面，力求嚴格；在師生關係方面，有如家人，離不了關切和愛。然而教育究竟是一種專業，從事教育工作的人必須具備一些教育原理方面的學識，才能隨着時代而進步。因此我才決定去倫敦大學教育學院深造，後來再去美國哈佛大學研究教育行政，也就奠定了我終身為馬來西

亞華文教育服務的基礎。

記得我當初在和豐做校長，遇上聯合邦華校總視學官吳毓騰先生來視察。他問我一些有關學校的問題：如男女學生人數，男女教師人數，學雜費多少……；我統統都不記得，趕快拿出學校日誌及收費表來，方能一一答覆。可以說是最胡塗的校長了。以後的幾十年，我一直也記不清學雜費。教師學生人數及班級，倒是記得的了。

別以爲我的記憶力不強。我寫自傳時，連三五歲小時候的事都記得許多。我只是不易記數字和人名。到和豐之前，我會任芙蓉中華中學高師班主任，教了半年華文，每週改作文改週記，廿五位同學的姓名都記不齊。好在到了記住之後，可又會歷久不忘。我很容易記住一件事，那怕不關重要的小事。例如我改了一班作文，當我不發作文簿給學生的時候，我看到那封面的姓名，常常講得出那篇作文的大要。

有人說：能够忘記是最快樂的。我想我倒是可以忘記我認爲可以忘記的事；而又有許多事我是可以過目不忘的。

平民學校董事長楊柳青先生的女兒瑞玲，在培中最後那年，擔任學會主席，我當然認識她。有一天，柳青兄來我家，另一個女兒秀玲也來，我竟不知道她也是培中的學生，我覺得有點不自在。秀玲當時便感到有點失望似的說：「校長當然不會認識我這個壞學生」。我立刻向她解釋：校長通常都認識壞學生。不好不壞的學生太多，便不易記得了。

我最佩服新文龍中華中學的董事長鄭振中先生，除了人格道德對教育的熱忱之外，便是他的記憶力。他和學生沒有直接的接觸，他幾乎記得每一個學生的名字。本地學生，他甚至可以道出學生的父親是誰來；外地學生某個從某地來的，他也知道。同時他又會記車牌。有時我和他談起峇株的朋友或政府官員，我常常講不出姓名，只能講出身材面貌或是職位，振中先生可以講出他坐甚麼汽車，車牌是甚麼。我卻連自己的車牌有時都無法順口道出來。

在培中卻又遇到了一個記憶力極強的總務——雅山兄不僅對於校務瞭如指掌，而且記得一切與學校有關的數字。這就使我相形見拙了。有些重要的資料，他竟隨身攜帶，即索即有。我不能不佩服他。於是，開董事會也好，有人來參觀也好，去教育局也好，他就是一部培中的活動的百科全書。如數家珍，對答如流。如果他打電話來問我某些資料，除非是是與我校長有直接關連的，我通常都得要詢問有關部門的主管，然後才能有詳盡的答覆。像這樣的將不知兵，三問而不知，——在別人看來，可能有點感到奇

怪。這怎麼可以爲一校之長？其實不然。第一是我不願意記那些瑣屑而無關宏旨的事。例如銅樂室有些甚麼樂器？各有多少件？每件花了多少錢？諸如此類，我不用費神去記。第二是我要建立分層負責的制度。校長既是一校之長，總攬一切。若又再包辦一切，各單位主任，便形同虛設了。

許多能力強的校長，總怕別人做不好或是不能做到和他自己一樣好，事必躬親。殊不知個人的時間精力都有限。自己的能力再強，究竟是獨自一人的。何況我們不會事事曉，樣樣懂！俗語所謂「三個臭皮匠，抵得上一個諸葛亮」。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反過來說：愚者千慮，必有一得。舉例來說，除非校長自己也是學體育的，否則，有關體育的事，體育主任當然懂得多得多。

培中董事會主席李引下先生，做過幾十年南益公司的經理，自己也創有許多事業，有眼光，有魄力，處事公平，對人方正，可以說是非常成功的商人，也是很好的華校董事長。他就一再強調：「學校的事，應該完全由校長去處理，董事會不要干預。董事也做不了校長。如果董事可以做校長，那又何必多請一位校長來。」我認爲這是非常正確的看法。同樣的道理，學校裏有許多主任，如教務訓育事務體育及圖書館主任，他們都有他們的專責和專長。在他們的職權範圍之內的一切，校長也應該尊重他們，不要越俎代庖。所有與他們有關的事務，便要去問他們，使他們有表達意見的機會，使他們感到他們也有分担校務的責任，他們就會全力以赴，不遺餘力。這是群策群力的不二法門。俗語說：能幹的家婆，偷懶的媳婦。不是媳婦要偷懶，而是家婆能幹到媳婦無事可做，不信任媳婦可以做。峇株有位極力支持華校的已故長者趙平階先生說得好：我們不只是一要請會做事的校長，我們更要請會促使所有教師努力爲學校服務的校長。只有校長一人去做是不够的。

有些沒有自知之明的主管，不信任別人，剛復自用。儘管個人忙到焦頭爛額，晨昏顛倒，可能仍會是全無是處的。

我們華人的家庭事業，不論成敗：也不免有犯上這兩種毛病的。某些做家長的不是認爲兒子能力不如自己強，便是不信任兒子可以承當責任。於是，整個事業都緊緊地抓在自己手裏，到死也不放手。結果是人存政舉，人亡政息，變成了卅年風水輪流轉，富貴不過三代。

有些大富翁，有數不清的膠園，有許多兒子。自己年事已高，仍舊每天要去巡視膠園，親身管理。

後來年齡愈大，精力愈差，自己照顧不來了，不肖的兒子早已開始串通經手人一齊舞弊，好的兒子對於膠園管理毫無經驗。到老頭子一倒，大家都在爭遺產，誰也不會想到還要發展甚麼家庭事業。



辦學校當然不是家庭事業，教育卻是事業。我們注意到必須遵守教育原理，也必須注意到教育行政和它的制度的建立。我在倫敦教育學院讀書時，專心注意教育原理的研究。對我來說，那是新的領域，我必須從頭開始學習。後來到哈佛大學教育研究院，我便看重於教育行政及一般的行政管理。同時我在美國英國荷蘭，參觀了許多間中小學，便是想作一個所學理論的事實印證。我再回想我自己就讀的中小學——長沙修業小學和湖南嶽雲中學——都是極負盛名的私立學校，更可作為比較與參考了。

我當然不會把我自己看作是一個辦事能力不強的人。但是，我隨時在警惕自己：個人的時間精力有限，個人的心智和才能更受到生物發展的局限，我總有不如人的地方。因此，我決不自大自傲，那徒然顯示出自己的愚笨；我也不自負，否則那就永遠不能取人之長以補己之短了。

在這種自我約束之下，我雖然三度為一校之長，前後正廿五年，我一直把自己看成包工的工頭，我要負全責，我卻不是全能。

所謂要負全責是整個教育目標是我所想要達到的，整個學校行政方針是由我釐定的。在這個兩大問題之下，學校的一切，校長必須負起全部責任。那怕是教師失職或略有不當，校外的責難，家長的煩言，董事的指責，校長都不可推卸責任，自己承當起來。其他更不用說了。

所謂不是全能，校長要尊重每一位教師的教學和才能，尊重各部門的職權，不可一意專橫，獨斷獨行。集中全體教職員的力量，利用每一位的專長，共同為學校而努力。校長是總攬其大成而已。

對於校長的權和地位，我是非常尊重的，而且我也全力維護。不論是董事會也好，同事也好，學生更不用提，必須尊重校長。在我答應擔任培中校長之前，我會向董事會提出三個條件：第一是培中不要改制變成國民型中學；第二是董事會負責籌募經費，第三是校長處理校務有全權，尤其是人事方面。

我把校長的職位，看成美國的總統，而不是英國的首相。董事會聘請了校長之後，在聘書有有效期內，校內的一切，校長都有絕對的全權。這也就是說：連董事會也不可干預。如有不合，董事會可以另聘校長，而不可指揮校長。

我這個人，看起來很隨和，很少斤斤計較，容易受別人的意見，也很少堅持自己的意見。但是，到了原則問題，我常常會死咬住不放，反臉不認人似的沒有一點商量的餘地。

在我離開龍引之前，最後一次主持柔佛中區華校教師會，為了改選及會所出租的事，我就聲色俱厲的唱過一次大花臉，毫不容情的採取了斷然手段，決不顧面子甚麼的，因而通過了某項決議。事後有位

記者說：「我和黃校長相交十餘年，從沒有看到他如此憤怒。想不到他有這麼大的脾氣！」其實那項決議與我個人漠不相關，我只不過是爲了團體的利益，在要走之前拿下臉來。

記得培中某項管理學生條例，我沒有依章經由校務會議通過而修改了。有人提出質疑，我非常不以爲然。後來便在校務會議中，強調校長的職權。然而，在我十年校長任內，我有濫用過甚麼權力麼？我始終尊重教師，決不把校長看成高高在上，只下命令去要別人如何如何。我自己總是身體力行，而且是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我自己討厭寫教學記錄，我不強求教師在教學記錄方面花去太多的時間。更不在這些方面去苛求，甚至於吹毛求疵的。我自己教過華文，通常是每週作文一篇，也決不會少過一般常例規定的兩週一篇。但是某一兩位華文老師作文篇數少得有點離譜，我仍舊在容忍。因爲教書是良心事業，到了要校方來強迫教師掛抄作業，已經是等而下之。教師仍是可以敷衍塞責的。在我的經驗中，少做作文的華文老師實在是少之又少，更沒有其他的老師尤而倣之。

從某些方面來說，我不否認：我的容忍變成了縱容。甚至於因此而把我叫成「好好先生」，或者是列爲「學者風度」。當然會有董事不以爲然的。

我會把校長看成工頭，而在工廠中，工頭便是管工人的，管理愈嚴愈是好工頭。不過我心目中所拿來比喻的工頭，是指工頭也是工人；他對那一群工人來說是做頭的人，對於老板來說，他是全體工人的代表。工頭和工人是同一個階級有同等地位的人。要我把教師當作工人一般的來管，我實在做不到。如果要我那樣，我便好像有斯文掃地的感覺。

我們一直高喊尊師重道。我覺得要尊師重道，便要從校長開始。他要尊師，他更要重道。言行合一是一校之長的必需條件，也是首要條件。我自己做不到或是認爲做不到的事，我不會要求別人的。甚至於我自己認爲太麻煩而己不甘願做，自己有能力做而又可以不必做的事，也都包括在內。

說起來也很有趣。有一次我用籐鞭打學生，打得很重。我回到校長室，自己用同樣的力抽了自己一鞭，簡直痛不可當。自後我打學生，我便小小心在意，不會太重。有時爲了警戒其他學生，我便雷聲大雨點小，大喊大罵，用力抽。不是故意打在桌上，便是打在學生的褲腳上，僅有一鞭半鞭着肉的，連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校長手下故意留情，反以爲是自己運氣好。還有一次打學生的手心，他看見我那麼兇，把手一縮，正打在腕脈上，立刻紅腫起來。我又怕打傷出事，又怕自己下不了台，一面罵，一面拿別個同學的黃金油替他搽。有了這次經驗，我便慢慢不體罰學生了。

我對待學生都是愈來愈仁慈，要我來「管」教師卻像管學生一般，我怎麼做得到？

古人談教育，有春風化雨之喻。所謂化，應該是以人格感化。那麼，校長便須以身作則，用本身的人格來感化全體師生，而不是用聘約來控制教師，用分數來控制學生。

別以為感化便流於軟弱或是不重視紀律條規。也不要以為用人格感化便是不嚴格而流於敷衍苟且。我們只從教育兩個字來解釋，就可以得到教育的真諦。教就是「傳授一些新的東西」，育就是「培養出一些新的東西來」。至於如何教及如何育，便是教育學生的全部了。

傳統的如何教多是注入式，也稱為填鴨式，而以教科書為中心。一般人稱教師為教書的，不客氣一點便是教書匠。我一直是不贊成這種方式。然而要突破這種傳統是非常困難的。假若說某位教師到年終結束時那本書還沒有教完，那就有虧職守。書教完了，至少他盡了他應盡的責任。於是又有所謂「教員教完」，把員字和完字讀成同一個音。

假若我們專門注重形式，要教完一本書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遇着敷衍塞職的教員，在一個星期中，可以教完一個學期的書，甚至於趕完一個學期的作業。教師要投機取巧是最容易的事。教數學的，將書中的每個練習選定幾個題目，在課堂中演算出來，每個同學照着抄到作業簿上，教師只要照鈎不誤。教史地的，在測驗之前，先做出十幾廿題答案，選出三五題來考，學生的成績一定都不錯。教其他功課的教師都可如法泡製。自己省事，學生歡喜。

我不願嚴格的規定教學進度和作業及測驗次數等，便是不願意師生敷衍應付。人都天賦了一些情性，一部份教師也不例外。我這個校長督促不嚴、規定不緊，也就會有人因而不免鬆懈些個；我不能不承認這點。正像我這個一校之長不喜歡開會一樣，只是我的作風如是，我的看法如是。

我先後在兩處做過為期不算太短的校長，就我的經驗來說，我的這些看法，偏差不大；我的作風，也沒有特殊不良的影響。原則上，我認為教育是百年大計，是生長，是發展，是人格的完成。學校不是一所訓練機關，只訓練學生如何去應付考試而已。

我的這一套，可說是完全是不求近功，卻又實事求實的所謂為教育而教育。因而極不易為人所了解，更不易為人所接受。就某一個程度而言，我是非常寂寞的，也是非常孤立的。尤其是在我這一套教育思想接近成熟的時期，我正在企圖建立一套我的教育哲學，卻碰上了華文中學的改制，使整個華文中學發生了根本的動搖，大家只能求生存，而在求生存之中來設法發展。

我出長培中的初期，可以說是臥薪嘗胆，生聚教訓，整個的辦學方針是在適應當時的社會環境，甚至於集中全力於保衛華文教育的生存。循着這一條路綫的發展，我改變了培中原有的高中分設華文班和英文班的變軌，我的本意是分設文理兩科，與商科鼎足而三。文科始終開不成班，商科又日益擴大，理科的程度就提高了。有一個時候，有部份同學說我輕視商科，甚至於說商科打字室擠到教師宿舍旁邊的三樓一室，科學館卻佔前排新廈的整座二樓，然而全體理科學生有時不到一百人。聽起來，好像言之成理。事實上商科理科的性質和學科，完全不同，不能如此比較。至於我個人，更是我心如水，處處齊平。商科同學在服務方面及課外活動方面的表現，可能有理科同學所不及的。我會經好幾次在週會中，公開向同學們解釋。

商科各年級，自開辦以來便全部採用英文課本。普通科原有的B班，也就是英文班，也用英文本。到了培中將高中A B班都採用英文的課本，不免有人贊成，也不免有人反對。我雖不以爲怪，不過，因此而引起的爭論理由，可就不簡單了。

當一九六一年前後，華文中學面對改制問題的時候，曾經鬧得天翻地覆。改制的主要關鍵，非常簡單，那就是要改變主要教學媒介。華文中學是用華文，改制成爲國民型中學之後必須改用英文。這也就是華校英校的主要分野。

我是堅決反對改制的。

想不到許多不改制的華文中學，爲了要和改了制的學校競爭，甚至於要和原來的英校爭短長，都慢慢把課本改成英文的。有一兩間獨立中學，除了校長自己不懂英文之外，全套是英校作風。因爲公共考試成績比英校都好，一時成爲模範學校，大家都意欲步其後塵。但是，也有人極端反對，認爲何苦自己籌錢去辦名爲獨立、實爲英校的中學。偏巧這樣的中學，因爲經營得法，學生衆多，董事會不用愁經費。馬兒又好，馬兒又不要吃草，何樂而不爲？

我不贊成辦國民型中學式的獨立中學。但是，河水不犯井水，我也並不反對別人去辦。既不用妬嫉，也不會佩服。問題在誤導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觀念來，便令人頭痛了。

首先是：華文獨立中學的教學目標是不是專門爲了參加政府舉辦的公共考試？這個問題實難有一個確切的答案，而可以爲大多數所贊同。

其次：獨立中學完全採用英文課本，是不是就可以提高英文程度？答案當然是否定的。不過仍有許

多人認為華校要學生英文程度好，改用英文課本最直接了當。

培風中學高中改用英文課本，是在我的任內，公開提出而執行的。我成了攻擊的目標：「連黃某都投降了！」我反對改制，卻又不反對高中用英文本，豈不矛盾？

我是一個腳踏實地的人，從不做外表，叫口號，搶着出風頭。在反對華文中學改制的時候，我是破釜沉舟，不顧後果，準備犧牲公民權和教師註冊執照的。若干年後，當我同意高中採用英文課本，並不是失去了原則，更不是妥協投降；而是基於事實的需要。

我的兒女都是華文獨立中學畢業的，他們用不着公共考試的資格，我卻仍讓他們參加各項公共考試。為的是要證明「獨中為有用之一環」。華校學生有政府承認的資格，總不會吃虧。

政府的公共考試都用英文出題作答，獨中學生學識程度沒有問題，語言程度就相差太遠了。尤其是對於一些名詞完全陌生，參加考試便吃虧了。採用英文課本，對於那些參加考試的學生幫助可就大了。加上華文課本，尤其是科學方面的，都是十年，甚至於二三十年前編撰的，大多趕不上時代。

想不到後來有些從英校轉來培中讀高中的學生，也提出「想不到培中也都是用英文課本，還不是和英校一樣？這怎麼可以說是華校？」

總務張雅山先生是極力主張採用英文課本的，他為此作過許多解釋和辯護。我也在某次校友集會時，作過詳盡的說明。我強調：如果我在培中一天，初中課本決不更改，一定保持用華文。高中雖然改英文課本，教學及考試出題作答也全用華文。

到了在籍學生也在不解高中為何要用英文課本時，我一則以喜，華校學生到底是華校學生；一則以懼，要如何才能建立正確的概念。

連在我自己在湖南讀高中時，數理化課本也有用英文的。課本的文字當然不會使學校變質，課本只是提供教學材料而已。有些人自己的兒女送去國民型中學。對於培中學生參加公共考試成績不好，我只有一付苦笑，無話可說。

今天，大馬的國民型中學逐漸要改為國民中學，以國語為主要教學媒介，課本當然也是用國文，公共考試也將完全以國文出題作答。大馬的華文獨立中學又要面對新的難題。不知培中高中課本如何抉擇？在我還沒有離開的時候，雅山兄曾告訴我，某位關心培中前途的人，和他談起培中的將來，非常樂觀。國民型中學改為國民中學之後，培中更可加強英文教學。那樣一來，要學好華英兩種語文，而又不放

棄國語，就非進培中不可。但是我担心公共考試那一關，又會逼着人們要與政府學校爭短長！

我只有爲自己慶幸：一生致力於維護華文教育，前十多年捍衛華文中學，獻身獨中；後十多年，在發展獨中的大洪流中，竭盡棉薄，眼看着培風中學日益堅強、壯大。我不敢說是功成身退，至少我這個一校之長，做到了俯仰無愧。我還是要講一句：我是有原則的，而最基本的原則是維護華文教育，捍衛華文獨立中學。

# 三篇月

## 如果你的名字是風

可惜這裡熱得可怕，夏季真長，長得令人想起夢裡的長安。但那只是一個有始有終的故事，發生在這雨水的土地，土地濕鹹，淚也甜了起來了。花不謝，謝的是我的容顏，我底不健康的頭髮，不能衝冠，也沒有冠可衝，謝謝那一陣陣的輕風，如果你的名字

是風

即使死亡是多麼快樂與流暢。綠樹蔭蔭，朋友個個皆不是英雄好漢，是浪子、是孤兒、更是人盡說的落魄書生。雨雨像線，雲亦不前，只有風，風湧吾底三萬卷的情書，情書泛濫，我不安份地絕望地寫着，看着，讀着，匆匆又三個月了，七七年只餘下三百五十五天，你仍不來，你仍重溫着過去過去的吻，死去的情。那是少女以後。少女是神仙，你是七仙女之一，白羽風生，白居易的百媚去，回首已白頭。我是江州司馬，營養不了自己，回到舟上，尊中酒，堪爲別。仙女、仙女，如果風是我底情，情是我底愛，愛是我底哀，且留聽裙歌扇，縱使不能贈我靈藥，就歌我一首紅樓。夏日不謝，夜月團圓。

如果你的名字

是風

我將青山不老，老得不是少年。少年事多是太陽底下的恩與怨，熱且亂。繽紛、美艷、新鮮、古典，那只是如果有風。東風不來，三月的柳絮不飛。愁予詩懷，我跟也跟不上，不要說去學了。你不來，這裡悶與乾，像夏季的東京。東風東風，東風就是澤東？你是莎士比亞的情人，不屬政治，不屬中國，你只屬於，你只屬於鬼與神。我是人。

不要吹鬆我底皺紋，今月影下，我可能更神傷，更不能自己與自由。看紅樓夢後四十回，程刻本上竟有我的名字，與你的嫵媚。你就吹開那一頁，如果你不喜歡，你就聽我用拉丁文讀徐志摩的「偶然」，讀你的嬌情與溫柔。「射鵰英雄傳」中的公主，你要不要我帶給你看一看？看看也好，但不可觸摸。我仍朗朗詩歌，七日為期，書聲不斷，你答應是不是化為風，吹整座大學，整座江湖，整座王朝。

可惜你的名字是月。

## 當你穿裙子的時候

余光中有這樣的詩句：

風起時，四翼天使欲飛去、你的裙

你的裙翼然，欲飛去

遂見蓮蓮飄舉，盪起滿池芬芳

你上風而定，學國皆香

余光中的情詩是美的，我的情詩不美，所以就以另一種方式，想你。垂楊，折花，都不是我的事，更不是我想做的事了。現代不是盛唐，蓮花不在此處。我是現代人，必定苦難，幽憤裁詩，不是龍步向宮庭的天子。你關懷是遠遠的父母，母親節、征人淚。所以這個時候我不能讀書，更不能魄落在晏殊大師的破壁上，去年堪笑，笑我底大學的雨聲大學的哭聲大學的感情大學的麻木大學的不快樂大學的不憂鬱。所以我不能停止我的鬥爭，追求我孤獨的



理想，屈原的孤獨。我必定勝利，故人，如果你把幽香充塞在黑暗裡，我必定愁快。

把一本書讀完再讀另一本書，把一枝筆寫乾再寫另一枝筆。有始無終，學無涯生有涯。讀書與生存都失去了意義。你又何必鬱鬱綿綿而來，我又何必苦苦哀哀而去？如果快樂，為何不能相處？來自情天，去向情地，我不能更燦爛地生活，在浮腳屋底下。海風習習，你千萬萬的頭髮，金蛇鼠舞，舞盡月夜的愁緒。這裏沒有更鼓，有的是圖書館的催人回家的鈴聲。沒有狀元，有的是十載的寒窗。沒有鳳凰台，有的是丁加奴海岸的瘦瘦的椰樹，風起，月落。你且讀一讀辛棄疾的長短句。

我最愛看你低頭，垂髮，頰已隱去。當你穿裙子的時候，天將笑，春將滿，我芳芬，江山與日月。可惜你不愛如此，如此是使人悠悠的，使人想起娥娥與玉殿，縱無酒，已够風流。若有情，更加多情。所以你最好啊最好聽我說聽我說。你爲我結髮卻不爲妻，我依你。我無可無不可，只因爲，山河仍在，我只願意你不停地吸呼，吸這藍與黑的大地，大地泣然，當你穿裙子的時候，潮明也笑了，雲也起了，江南美麗，聖賢皆醉，楚王也忌。人間風塵事，皆在你底裙底下，當年西施，想也不能如此。

所以你最好啊最好聽我說聽我說。紅顏易老，英雄氣短。你是紅顏喜愛綠色，我談功名事。若能相逢，算是今生今世。無情對面山河，有情裙風煙滅。

### 想你該不能放棄

半天便到了關丹，我非常驚奇，驚奇爲甚麼你能同時說話同時思想同時與我在一起。一路上是風是雨，是綠綠的膠林青青的山坡。那美國人講着他的兒子和加里福尼亞州大學，從吉隆坡到關丹沒有停過。他講了句馬來話，我聽了看看窗下竟有人在車裏帶了頭盆。世界像個幻象，幻象一直跟着我跟着我從空虛到恐懼到憤怒。我留下一個話題給許多同學，我遠涉重洋來到東海岸，東海岸是悲歌，悲歌是我底詩在我的書本裏。啊愁悒的女子，你活潑而年輕，年輕像我狂笑孔丘的笑聲。清香綠袖，我扶你到海中，想起徐志摩的海韻，女郎，散髮的女郎，你爲甚麼徬徨，在這冷清的海上？女郎，回家吧，女郎！我是最差勁的海浪，潑你

而來，無力而悲愴，你不覺這碧藍的海水，遙望，你底過去的怨過去的恐懼。我跑七英里的丁加奴海灘半身不遂半途回頭風聲更淒。與你隔絕。你正大力地寫一個人的名字。我把一排排的陽光一列列的海水埋葬在我午夜十二點的日記裏。想我已散落在記憶中，當我已南旋。十九夜已過了。一開始，我已感一種極大的悲哀一種預感的悲劇。竟發生了竟發生了如一個預言，來不及準備，要降臨的已降臨。千百年的孕育，千萬年的等待，無聲的吶喊伴着月夜的眼淚，這就是永恆的集合了。

我正等待復活，等待你我蒼老讀我的情詩。那時可能你再戀愛重新在東海岸寫一個人的名字，我可能是那人，我是艾略特詩中的空洞的人。我再戀愛，與你戀愛。美麗的夏夜夏夜的美麗，海浪不息，說着一些人間古老的故事。故事不屬於天堂，屬於我們，我們的姓名是仙籍的古老。古老的人間。

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三日完稿

學與思  
鄭百年

# 濯我衣裳

梵蒂岡博物院的緊鄰，就是聞名世界的聖彼得大教堂 *Saint Peter's Basilica*。來過這裏的人，一定可以感覺到：河水清清，可以濯我衣裳；河水明明，可以濯我手足；河水淨淨，可以濯我身心。

在參觀梵蒂岡博物院之前，我們曾經遊覽了梵蒂岡國的行政大廈。這是個禁區，除了大使館人員外，絕少有人能夠進去；一片清淨，隨處安祥。我們感覺到，這裏流着的，是秦、漢以外的一條清溪。

「梵蒂岡是個很小很小的國家，」陪我們來的黃先生，對我們說：「她全部的行政人員沒有超過兩千名，可是，她管理了世界上超過六億的人口。」

隨處都可以看到從瑞士請來的衛士，他們頭頂上着的是一頂深藍色的軟帽，上身着的似乎是中古世紀寬大的彩衣，下身着的是深藍色的窄短褲和深藍色的長襪。這就是梵蒂岡國的衛士，沒有刀槍、木棍在身的衛士；生活在魏、晉以下的我們，應該相信秦、漢以外還有一條清得可以濯衣裳、淨得可以濯身心的清溪。

我們三個人在梵蒂岡國的行政大樓穿梭着，迴廊是那麼的高大和明朗，地板是那麼的乾淨和光滑；我們的皮鞋聲，似乎清廓地敲出了一些回聲。

「一個無形的國家，」走在中間的玉說：「一個信仰的國家。」

來到聖彼得大教堂，我們深深地感覺到，這條河水越流越細，幾乎成了涓涓細流；而且，越細越清，越細越淨，幾乎是甘泉清露。爲着這條溪水的甘清，我們會自然而然地感動得下跪；宇宙和上蒼尙是仁心的，爲我們保有着一條甘甜的清溪。爲着這條溪水的涓細，我們會自然而然地感動得下拜；願以渺小的我們的肉身，來向宇宙和上蒼見證，繼續保有這一涓細的清溪，讓祂萬古長青地流下去。

聖彼得大教堂前方有一個廣場。如果從大教堂的門口望下來的話，除了一個寬大的平臺外，就是幾十級寬大的石階，石階的兩端各有一條甬道，再過去各有一條高約四、五層樓的長形建築物；石階的末端，就是一個廣大無比的圓形廣場，由圓形的長條建築物作兩個半月形地包圍着；前方一個缺口對着一條大道，後方一個缺口對着那幾十級寬大的石階及大教堂的正門。

廣場的中央是一個長柱形的紀念碑，碑的兩側各有一個噴水池。兩座半月形的長條建築物，完全是用四、五排巨型圓石柱支撐着，高可四、五層樓，上方除了屋頂外，前一排每一根巨型圓石柱的頂端，都矗立着一尊高約十呎的大理石雕像；仰目縱觀，前前後後大約有百多兩百尊大理石雕像。

「這裏大概可以聚合十萬個人！」我這麼想：「真是一個奇蹟。」

「我去環抱一下那些大理石圓柱子，」玉興趣盎然地說：「看看有多大。」

三個人一根柱子。這四、五排圓石柱，是甚麼力量驅使它們站在這裏？千年，萬年，它們證明甚麼

這個時候，從外頭吹進來的風非常大，而且，也非常冷；我們拾級而上，走進聖彼得大教堂去。

最先映在我們眼簾的，是米開蘭基羅所雕的聖母瑪利亞抱着從十字架上解下來的耶穌的巨型雕像。在梵蒂岡博物院的天壁上及豎壁上，我們驚嘆他所描繪的創世紀和天堂與地獄等名畫的藝術；在聖彼得大教堂聖母抱耶穌像面前，我們再次浸淫在他的藝術才華裏。我相信，米開蘭基羅這座大雕像成功之日，鬼爲之泣，神爲之號——他，通過了鬼神的蠱惑，伸向上帝取得了神力；把聖母仁慈、哀憐、無奈的神態，表達在她的兩隻潔白的眼睛裏。是這副眼神，照暖了整個人類；是這副眼神，照亮了整個宇宙。我好像，聽到天使在歌讚；我好像，聽到地球在滾動；我好像，聽到宇宙在膨脹。

像米開蘭基羅這類取得上帝神力的人，一世紀而一位，似乎是嫌多，似乎是嫌多呵！一世紀一泣，一世紀一號，天地爲之而開。

解開了我們的大衣，我們跨到鄰隔的一個大廳；這是一個祈禱堂。跨進這裏，我們似乎就跨進了清

清水——仰頭一望，上方是一壁彩色玻璃窗，中間一塊是深黃色的，一隻鴿子展翅在飛，四周是放射性的蜘蛛網黑線；俯視人間，兩邊長條的椅子一排接一排，有一個人坐在椅子上，有一個手伏在椅背上跪着。

河水是那樣的淺，河水是那樣的清，爲甚麼我們不走下去濯濯我們的衣裳？河水如果是深，河水如果是明，我們就應該走下去，濯濯我們的手足，濯濯我們的身心。每天每天，我們更易我們的衣裳；每天每天，我們洗濯我們的手足；因爲灰塵沾在我們的衣裳上，因爲污垢染在我們的手足上。爲甚麼，我們天天出入於魏、晉時代，我們一點也不知？爲甚麼，我們夜夜出入於秦、漢時代，一點也不覺塵垢？這一條清溪，不是爲教徒而流，不是爲信仰者而存在；不分種族，沒有國界，只要感於河水的清清明明，都可以走下去，淺則濯衣裳，深着濯手足。濯自己，在於你自己；濯衣裳或者濯手足，就在於你涉入的淺或深。魏晉呵魏晉，秦漢呵秦漢，你給我的是甚麼？

仰頭一望，鴿子頂端的一塊透明玻璃，映着一個青春的天，一道白色的光從玻璃窗射將下來，照着左右一排一排的長椅子。

祈禱堂並不很大，不過，設計得非常好。除了展翅的鴿子和穿射白光的小玻璃窗外；在絕高絕高的頂顛，垂下一條繩練，長約六、七丈，一盞祈禱用的照明燈，從天堂垂下，照着人間。

聖彼得大教堂的大理石巨型雕像非常多，有的擺在地面上，有的豎在牆洞裏，有的繫在屋頂上。大部分的雕像都是巨型的，很少有在十呎以內的。

經過了幾個廳，我們來到大教堂的正廳。正廳非常大，除了裝飾多之外，長條椅子也特別多。凡是有甚麼慶典或宗教節日，教宗就在這裏舉行宗教儀式。

「這是一座非常雄偉的建築物。」我內心不禁如此地長嘆一聲。

這座正廳，大約有五、六層樓高，仰頭垂直望上去，都是一些精緻的藝術品；這些藝術品，到底是如何擺上去？正廳除了特大的祈禱廳之外，左右開出去是左右廂堂，正面排出去是一條很大很大的走廊，直通大門。參觀者都是從左右廂堂，沿着一個廳一個廳，溯沿而至正廳。

觀賞過正廳牆洞上幾尊高二丈的巨型大理石雕像後，我們拐到另一邊的廂堂，參觀另外一系列的別廳。

「凡是對天主教有特別貢獻的教宗，死後的屍體都被製成木乃尹，供人瞻仰。」黃先生剛才對我們

說的話，我們記得非常清楚。就在另一邊廂堂的一個別廳裏，我們看到了一位教宗的木乃尹；身着宗教禮服，栩栩如生地躺在玻璃棺裏。欄杆外，有兩位神父跪在那裏默默祈禱，還有三兩位遊客站在那裏，虔誠地望着。

另一邊廂堂的一個別廳裏有一座電梯，可以直達大教堂的屋頂。

「或們上去，一覽衆山小。」玉說。

從大教堂的屋頂上，我們俯瞰整個廣場——一群一群的鴿子，在廣場上飛翔，或左，或右，或仰飛，或俯衝，或任地歇息。

「梵蒂岡的國界是沒人守衛的，」梵蒂岡在羅馬城內，國界由誰防守呢？我問過黃先生。他說：「她只是用一道白色的大理石舖在地面上，表示她的國界而已。」

鴿子是隨地飛翔的，清溪是到處都有的；要不要溜自己，在於我們自己；溜衣裳或者溜手足，就在於我們涉水的深或者淺。

「清涼的風。」跨出聖彼得大教堂，我說。

十二月十六日

淡瑩

# 太極拳譜

雙風貫耳

你一直深信

破繭而出的

非蛹即蝶

絕對不是

令人感到

心驚肉跳的

掌風

那陣呼嘯

終於成爲

你聽覺上

最後的

觸及

通天炮

卯時正

必有人送來

一場淋漓大雨

洗刷乾淨

各門派

徹夜相爭

餘留下的

血脛

日後

觸犯天怒者

必遭雷殛

不管他是

垂釣在舟上

或納涼在樹下

十字擺蓮

十字也好

蓮座也好

我只願皈依

成一名

無主無佛

又無我的



獨行貧僧  
在塵寰中  
曠野乞求  
一鉢淨土

### 栽種

一捶下去  
我突然變卦  
把積壓了  
十五載的  
冤仇  
私慾  
全埋在  
這一小鉢  
淨土裏  
到了春天  
開放出來的  
竟是三兩株  
菊花  
及淡淡的  
白蓮

上步七星

祭祀一開始

我就應該

氣貼脊背

靜若山岳

俟機

將緊握着的

日、月

火、水

木、金

土

狠狠擲向

每晚必從夢魘

飛過的

鷹隼

沙  
禽

# 讀 書 人

在沒有動靜的夜晚

沒有甚麼要抵抗

沒有甚麼要守望

只有

無聲無息上升的月芒

以及黝黑圖象不留痕跡的變幻

讀書人

你燃亮你的窗

是眠被不夠溫暖

還是要思量明天的方向

讀書人

是書害了你嗎

使你不能同享他們的歡暢  
讀書人

是書救了你嗎

使你免於深陷他們的泥潭

你偶爾抬頭觀望時爾埋首默想

想像自蠻古的洪荒

經歷過每一個時代來到這個夜晚

看過無數離合悲歡

笙歌動亂

是否體會到心物生滅的奧堂

是否明瞭月轉星移的圖象

是否能夠出入光與暗

是否在這沒有動靜的夜晚

聞到一絲

最初母親的乳香

顏宏高

# 四 疊

## 第一疊：風

因為我不知道

這一隻侵蝕頑石，觸撫過

盤古懷胎的巨手

如何神性地

捏壘山的面貌川的源流

把沙丘築給紅色的浩漠

把濫馴讓給領首的草族

因為我不知道

究竟是風

禁錮在時間裏遊蕩

抑或是時間

受制在風的掌握中馳奔

因為我不想用

有限的時間去探索無垠的風向  
愚蠢如宇宙的黑暗裏

一顆拖曳光年的流星

所以勿問我，請你

勿問我：風和時間的關係

他們是學生兄弟，來自

無情，遙遙

跨越現在

伸入未來伸入永恆

所以勿問我，請你

勿問我：何者爲王何者爲寇

我非漢時帝，更無

大將風範

大風起兮

一掃而空

## 第二疊：雨

雨聲過程：

從繁渥至復甦的經驗

輪迴，輪了幾回

自太虛而入

縹緲，一屏絲簾

傳下來，幾世？幾代？  
絲毫不加修飾

我望雨落水面潛融消逝

瞬那無影

我聽雨敲屋頂

隨年歲遞變化的情緒

我冒雨入山

山在雨中雨在我之中

隱隱然

是一幅無拘的風景

怡然自長，自激，自滅，自生

再度勾起

前生的記憶：

這景象，彷彿熟稔，彷彿

這場地，動作

朦朧的感受，等等

也許僅換了一段時間

在另一處空間

傳下來，億萬年

同樣的聲音

低低

迴響：

雨聲過程

### 第三疊：雷

而今我終於能够在祿的當頭怒吼之下，  
山竚不動。

即使剖心，血淋淋的  
仍是一顆熱紅的  
赤子之心

即使輪廻，千百遍  
我的形像不變

### 第四疊：雪

輕凌，飄逸

一巾白紗覆蓋下來

把羞怯的少女漂亮的臉龐  
掩匿。所有的艷彩都

褪成一種

純粹的經驗：

這是一年裏最美的風景

雪

把一切待甦的生命

凍藏，等待

最適宜的時機

取出來展示



雪

在一座廣袤的空間  
變爲龐巨閃爍着極光的意象  
擊潰我

雪

無能抗抵的魅惑  
用完美的四肢  
擁抱我

雪

我在她溫暖的孵化下  
突破  
再度成長

雪

是一種潛默的完成  
生生不息  
繁衍的象徵

馬來文學作品譯介

A. Latiff Mohidin

詹錦譯

# 拉笛夫詩譯

1 星期天早晨·陽光與咖啡

例如

星期天早晨

在城市邊界

我與友人

坐飲咖啡

他剛自流浪

歸來

他說：今年

人們不再

看到餓景

或說：今年  
它的身影  
遠甚於黑色

我的桌子不遠處  
我看到一位青年  
（從早晨到現在  
我已留意他了）  
突然間他倒斃  
杯子摔破  
在他手上  
他的嘴黯黑  
張開

## 2

偶爾

這樣的星期天早晨

人們將使廚房中的我

感到驚愕

我不知道

我是否那沒有記憶

的流浪者？

凝視晨曦

同時喝着咖啡

然後跌倒

躺下？

唯有  
像這樣的時光  
我方會憶起  
星期天早晨  
在城市邊界  
天色彤紅  
我全身濕透  
人們向我揮手  
而我的唇流淌  
一滴咖啡  
其味如一滴蜜糖  
其味如一滴血漬

一九七六年十月巴生

## 拉笛夫海湄小詩三首

### 珍珠

我不再到海湄去了  
今日  
那顆珍珠，你所  
擲棄的  
舍在你口中

## 招待物

在這乾燥的海灘

一切都成爲

我們的招待物：沙

風  
沙

風  
沙

沙

## 貝殼

星魚

擁抱我們

在貝殼

之下

我們漸變得微小

且睡去

一九七六年四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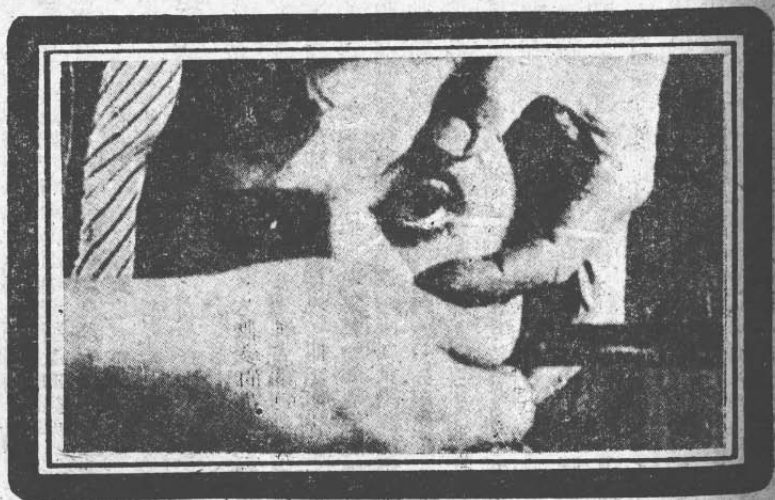
---

作者簡介：拉雷夫，馬來文壇知名畫家兼詩人。一九四一年生於森州芙蓉，六〇年赴歐留藝。六九年獲洛克菲勒獎金旅美。曾獲國家文學獎。著有詩集「涓公河」(Sungei Mekong，華巫對照，蕉風出版社，一九七三)與「Kemba ra Malam」(語文出版局，一九七四)。這裡的詩原刊「文學」月刊七六年十二月號。

---

劉森堯

# 布紐爾與超現實主義



● 布紐爾的「安達魯之犬」(1929)劇照。

在西方影壇上，最受知識份子垂青的幾位電影導演如柏格曼、費里尼、安東尼奧尼、尚雷諾、以及威爾斯等人之外，西班牙的布紐爾應該算是最重要的一位了。

布紐爾的興起與本世紀二十年代法國「超現實主義」(Surrealism)的藝術運動有關，大學時代的布紐爾喜好電影，曾與畫家達里(Salvador Dalí)及戲劇家羅卡(Garcia Lorca)在馬德里組織電影俱樂部。一九二五年到巴黎，頗受當時超現實主義運動的影響，後來投效當時法國名導演埃普斯坦(Jean Epstein)的門下學習拍攝電影，一九二八年透過母親在經濟上的資助，與達里合作拍攝那名噪一時的「安達魯之犬」(Un Chien Andalou)，是挖苦布爾喬亞中產階級的經典之作，也是布紐爾自己以後表現超現實主義的濫觴，布紐爾從此展開他那多姿多采的電影生涯，作品貫穿西、法、墨三國，博得西方一般知識份子的喝彩和讚賞。

## 一 甚麼是「超現實主義」

超現實主義的藝術運動興起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法國巴黎，大戰後的花都巴黎正是歐洲「失落的年代」氣息到處瀰漫的重鎮所在，當時一羣年輕的法國詩人，處於這種苦悶的空氣之下，極思改變他們的表現方式，他們覺得傳統的文學技巧不足以表現出他們內在的情思，他們便想出一種別具一格的新表現方法（一如他們所聲明，那是一種新的語言），這種方法他們名之為「超現實主義」。

雖說超現實主義興起於二十世紀，但它的根源往前則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波特萊爾的作詩方法以及象徵主義畫派的作畫方法，發展到二十世紀初期，法國詩人亞波里涅(Guillaume Apollinaire, 1880-1918)首先掀起超現實主義之大纛，由他首度在作品中引用「超現實」(Surrealiste)一詞，緊接着另外兩位法國詩人兼評論家的布萊頓(Andre Breton)和亞拉岡(Louis Aragon)更集這種方法之大成，將之發揚光大，展開了別出心裁的超現實主義文學運動。事實上，超現實主義在二十年代的當時不僅只是文學運動的主流，甚至當時的繪畫、劇場、以及電影多少也都和這一運動扯上關連，譬如當時以畢加索和馬蒂斯為核心的巴黎前衛畫派也都受了這個潮流的影響；至若劇場方面的影響在當時的二十年代雖說不甚顯着，但後來的「荒謬劇場」，很明顯却是從此時的這個運動一脈相承而來。當於二十年代的電影正值發軔時期，而居於歐洲電影重鎮的法國巴黎，此時剛好躬逢其盛，也就伏下了超現實主義方法的濫觴，這時期中布紐爾的「安達魯之犬」(1928)以及法國導演尚·柯克多(Jean Cocteau)的「

詩人之血」(Le Sang d'un Poète, 1932)皆為代表這種精神和方法的經典之作，延續到五、六十年代的世界影壇，我們更看到亞倫雷奈(「廣島之戀」和「去年在馬倫巴」)，費里尼(「八又二分之一」和「愛情神話」)、波蘭斯基(「森林復活記」)、以及智利導演喬多洛斯基(Jodorowsky)等人在這方面的表現，但一般論者皆認為，開啓超現實主義之先河，最能表現這種電影之精神者，則布紐爾當數第一人，他這方面的電影作品最多最整齊，所探討的層面也最深最廣，而且也最扣人心弦。

那麼，甚麼是「超現實主義」呢？以超現實主義之代言人自居的亞拉崗於一九二四年曾對此下定義，他說：「超現實主義也者，是一種純粹之心靈的自動作用(pure psychic automatism)，這種方法所極力欲表現者，乃人類內心思索的真實過程，這種思索的過程乃超乎一般理性以及外界有形的各種束縛。」換言之，這種表現方法所著重者是人類內在由潛意識所喚發的種種思維活動，所以超現實主義的藝術作品遂經常以幻想、夢境、想像以及潛意識等方法來呈現人類內在的經驗模式，這一類的藝術家便在現實世界中我們所看不到，而且經常被我們所忽略的內在層面去挖掘另一別具深層意義的超現實世界，而這個世界常常是一種虛假與真實的溶合，雖說叫人難以捉摸，但却也有一定合乎邏輯的脈絡可尋。我們如果從今天佛洛伊德或楊格等人的心理學觀點來看，則可以證之這種藝術方法的不假，以及這種方法在闡述人類經驗方面的真正價值，是為所有藝術表現的模式中最抽象，最晦澀，但也是最真實的一種方式。

一般的超現實主義藝術家為了達到闡發內在潛意識世界的目的，則他們所運用的表現媒介便與傳統大異其趣，譬如詩人或小說家便使用與傳統不同的詞彙、文法、或前後不互相連貫的句子來組織作品，這種例子我們在現代詩人艾略特、奧登、史班德等人的詩作或喬哀思、普魯斯特等人的意識流小說中屢見不鮮。至於電影方面更是打破傳統的電影章法，以夢魘般的怪異畫面或前後不互相連貫的影像活動來呈現一個主觀抽象的潛意識世界，這種例子我們可以在六十年代法國導演亞倫雷奈的「廣島之戀」和「去年在馬倫巴」或七十年代美國導演邁克·尼柯斯的「二十二支隊」和羅勃·阿特曼的「外科醫生」中看到。在此我們可以以布紐爾的「青樓艷婦」(Belle de Jour, 1967)為例來說明此一方法的運用，該片以一中產階級的已婚婦人為中心，刻劃出一連串由此婦人對過去記憶和對現在未來的幻想所造成的令人匪夷所思的事件。過去，現在，未來三者互相混合穿插，以呈現這個女人在現實世界中無由發洩的內在情思，這部電影固然仍舊是布紐爾挖苦布爾喬亞中產階層的一貫之作，但令人較感興趣的還是片中他



對人類複雜心理的刻劃，有趣的是，這部電影結束時留給了觀眾一個問號：整個故事過程是否為一無中生有的虛幻現象？換句話說，片中所發生的一切事件，譬如婦人的青樓賣身，以至最後的丈夫遭遇謀殺等過程，是婦人的幻想呢？或是本質上即為一真實事件？這個結局極為曖昧，這也是布紐爾的超現實主義電影經常留給觀眾思考的一個有趣問題。

## 二 出身布爾喬亞·年少得志

路易斯·布紐爾 (Luis Buñuel) 於一九〇〇年二月二十二日出生在西班牙東部的一個小鎮卡蘭達 (Calanda)。布紐爾的父親出生於一八五二年，十四歲時離開家庭加入西班牙陸軍，參加西班牙和美國的古巴戰爭，戰後留在美洲從事經營軍火生意，結果發了一筆橫財，一八九九年回到西班牙家鄉，廣置田產，搖身一變成爲富有的布爾喬亞階級，不久和比他年輕三十歲的美麗少女瑪莉結婚，次年路易斯·布紐爾出生，瑪莉亞一共生了七個孩子，布紐爾排行老大，這七個孩子由於良好的家庭教育以及父母百般的細心呵護，日後皆成就不錯，有的當了醫生，有的當了建築師。

布紐爾從小便對母親表現着一股很深的孺慕之情，在七個兄弟姊妹之中，母親最疼他，而他也最敬愛母親，這種感情一直延續到他的母親於一九六九年逝世爲止，未嘗一日中斷。布紐爾雖說生長於城市，受教育於城市，但因爲父親在鄉下置有田產，所以他的童年生涯並未與鄉間的大自然脫節。童年時代，他經常隨着父母回到祖居地的鄉間渡過他的暑假和聖誕節，即在他長大之後的青年時期，也未嘗忘記經常回到鄉下去重溫童年時代的舊夢。所以，出身於富有中產階級的布紐爾，對於城市和鄉村都有着相等的濃厚感情，他雖愛好大城市中的文化氣息，但也沒有忘記鄉下大自然所帶給他的性情薰陶。

布紐爾的家庭是一個典型的歐洲布爾喬亞家庭，特徵有二：第一，家教嚴格，第二，宗教信仰虔誠。這兩個因素對生長時期的布紐爾的性格影響至大，他從嚴格的家庭教育中學到了節制的習慣，更從虔誠的宗教信仰中洞悉到了生命的奧妙，他後來曾說過，年輕時代的家庭背景帶給了他兩個結果：其一，嚴苛的家規使他養成了節制的習慣，成長時期的情慾遂能得到適度的控制，其二，家庭中濃厚的宗教氣氛使他比同年紀的小孩更早體認到生與死的現象。而無可否認的，這兩種結果都是他日後藝術創作生涯的基礎，也是他日後藝術表現的主要題材。

十七歲那年，布紐爾脫離家庭的束縛，隻身來到馬德里，進馬德里大學就讀，在那裏他認識了幾位

頗具才氣的年輕人：畫家達里、戲劇家羅卡、哲學家賈塞特（Jorge Ortega y Gasset）。這些人後來都成爲西班牙文化界的重要人物，統領着二十世紀西班牙智識領域的風騷。

布紐爾由於認識了這些人，知識層面爲之大開，在脫離嚴峻的家庭桎梏之後，他猛然間窺探到了外在世界的海闊天空，他開始對文學、戲劇、哲學產生濃厚的興趣，也開始研讀佛洛伊德的心理學著作，此外，最重要者，他發現了電影。二十世紀初期的二十年代，電影剛剛問世不久，除了一般的大都會之外，並未十分普及，而初出茅蘆的布紐爾，在家鄉時從未看過電影，如今一開始接觸到這種奇妙不可思議的新藝術媒介，在顯露出幾分的驚奇和讚嘆之餘，竟也對之產生了極濃厚的興趣。他開始不斷的出入馬德里各大小電影院，也開始撰寫電影評論，更與達里、羅卡等人組織電影俱樂部，由於他在這方面的不斷專注，遂能够逐漸熟悉這種新媒介的本質，所以，當他一九二五年初抵巴黎時，才華加上運氣，便很輕易的打入了該地的電影圈子，奠定了日後的電影生涯。

在巴黎期間，有兩件極爲重要的事情在他身上發生：第一，他剛好趕上當時正在巴黎如火如荼開展的超現實主義運動，第二，他經人介紹加入當時法國名導演埃普斯坦的電影行列，担任助導工作。超現實主義運動對他影響至爲深遠，加以他大學時代從佛洛伊德讀來的心理學觀念，兩者互相印證，遂成爲他日後藝術創作的主要內涵，而他和埃普斯坦學得的電影技巧也成爲他日後表現媒介的主要基礎，超現實的藝術思想和穩固的電影技巧基礎，兩者相得益彰，遂使得布紐爾的藝術才華和人生意念能够水乳交融般的適度呈現出來，展現了影壇上獨樹一幟的藝術風貌，成爲現代電影的一大主流。

一九二八年，布紐爾二十八歲，他從母親處弄得一筆款項，和畫家達里合作在巴黎拍出他的處女作「安達魯之犬」，首度嶄露頭角，竟引起了當時巴黎知識界的注意，一般論者皆認爲，這部電影是影史上超現實主義電影的濼觴之作，也是這種電影方法的經典之作。「安達魯之犬」是一部才十七分鐘長的黑白短片，片中除了使用貝多芬、華格納等人的音樂，以及南美的探戈舞曲之外，完全沒有對白，但因爲畫面緊張，格調怪異，尤其所探討的主題有關人類潛意識的心世問題，非常的扣人心弦，結果在演出的當時，竟相當的受人矚目，成爲當時巴黎藝術界茶餘飯後的談論話題。在這部影片中，布紐爾與達里揚棄傳統的敘述故事方法，代之以一連串不互相連貫的、夢魔般的事件來組織這部電影，這些事件乃超乎理性所能理解的範圍，是無法解釋的，可是證之於佛洛伊德的心理學理論，却又十分真實，尤其佛洛伊德「夢的解析」一書中有關夢的種種解釋，這部電影更是做了這方面至佳的臨床解釋。我們若更進一

步觀察有關達里的超現實主義繪畫作品，便可了解此部電影所運用的超現實方法以及片中所蘊含的超現實精神。據說這部電影的劇本乃是布紐爾和達里根據他們當時幾天中的夢境合作編寫而成，他們所刻意要表現的，正是常人在日常生活當中無由實現的種種奇怪慾望，皆由夢中實現，但這種夢境的現象奇特而不可思議，而且複雜而不可理解，往往叫人無從捉摸，是絕對超越現實的。因為布紐爾在此片中所表現的夢境極為接近一般人有過的做夢的經驗，所以叫人覺得百發百中而共鳴不已。

由於「安達魯之犬」的成功，布紐爾有了信心，兩年之後，他繼續和達里合作編劇，又在巴黎拍攝了另一部超現實主義電影，叫做「黃金時代」(L'Age d'Or)。這次他們的野心更大，他們把探討的層面加以擴充開來，這部電影較長，有六十分鐘之久，主題仍舊是「安達魯之犬」的延伸，沒有故事性，也是由一連串凌亂的畫面組合而成，但這部電影除了超現實主義的方法之外，所包括的精神層面則更為廣闊，它不但展現二十世紀初期整個西方世界的社會精神，同時也刻劃了個人對傳統的反叛以及對精神自由的嚮往和追尋。

由於這部電影的主題過份露骨，它不但揭發布爾喬亞階級的虛偽面目，更是大胆批評基督精神的沉淪和腐化，結果在演出的當時遂招惹一般衛道人士的反對和攻擊，甚至一度遭遇禁映的命運。可是，站在電影藝術的立場來看這部電影，這却是一部不折不扣的上乘佳作，一般論者都同意，「黃金時代」是電影史上能够把我們所生存的社會詮釋得最真實的一部作品；而電影名所暗示的意思，更是含有十足的反諷味道，一如布紐爾後來所說：「我在這部電影中所要表現的是，告訴人們一切傳統的規則和形式並非一成不變，而且，也希望大家認清一項事實，即我們所生存的世界並不是一切可能存在的世界上最好的一個。」

### 三 「遺失的人們」奠立影壇地位

一九三二年，布紐爾回到西班牙攝製了一部紀錄片性質的影片，叫做「荒蕪之地」(Las Hurdes)，這部電影的背景是西班牙的一個落後地區，布紐爾毫不保留的呈現出這個地區貧窮、疾病、醜陋、顛倒等景象，嚴厲地批評社會現象的不公平，配合着幕後極富磁力的旁白和布拉姆斯如泣如訴的第四號交響曲配樂，在演出的當時竟也深深的喚發了觀眾的共鳴情緒而獲得相當熱烈的反應。

這部電影之後，一直到一九五〇年為止，布紐爾有十八年的時間沒有拍過電影，在這段期間，他往返於馬德里、巴黎、和美國的好萊塢之間，從事影片的配音和發行工作，關於他這段時間的情形，於一九五〇年接受法國「電影筆記」雜誌主編巴辛（André Basin）的訪問時，他曾做了如下的追述：「在拍了『荒蕪之地』以後，我在巴黎工作，我不想再拍電影了。幸虧我的父親有錢，我不必為生活問題憂慮，可是，我那時候年紀也已經不小了，不找點事情做總是覺得不好意思，所以我到巴黎為派拉蒙公司工作，做些對白的配音工作。後來我又回到西班牙為華納兄弟公司做影片的發行工作，有時也做配音工作，當然這期間也和朋友合作拍了四部短片，但只是玩票性質，毫無成就可言，甚麼片名，現在已經記不得了。不久，西班牙內戰爆發，要拍電影當然不可能了，我只好放棄一些拍片的構想，我為共和政府工作，他們派我到美國好萊塢做些外交宣傳的工作。戰後，共和政府垮台，法朗哥當權，我不願意回西班牙，只好繼續留在美國……。」

一九四六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布紐爾移往墨西哥，從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〇年之間他為墨西哥的朋友拍了兩部商業性的喜劇片，沒有甚麼重要性，之後，於一九五〇年他繼續為他的朋友拍攝另一部墨西哥電影，叫做「遺失的人們」（Los Olvidados），因為這部電影，使得布紐爾的名聲為之大噪，傳遍了遐邇，也使得他名垂影壇於不朽。這部電影於一九五一年獲得坎城影展的最佳導演大獎，沉默了十八年之後的布紐爾，終於在一夜之間重新拾回了過去舊有的聲譽，更進而風靡了整個影壇，奠定了牢不可破的大師地位。

「遺失的人們」是一部相當震撼人心的電影，也是布紐爾的所有作品中，如果不是最好的一部，却可以算是最扣人心弦的一部了。這部電影的背景座落於墨西哥城郊外的貧民區，所處理的題材則為貧窮青少年的犯罪問題，雖然背景是墨西哥城，但所表現的題材則含有廣泛的普遍性，同樣的問題一樣可見諸於其他有名的大都會如紐約、羅馬、倫敦、或巴黎等城市。布紐爾刻意所要表現者是一個表面看來安樂平靜的社會，事實上在看不見的內裏却隱藏着罪惡和不安的因子，貧窮的人們由於缺乏適度的社會關照，除了自身為求得溫飽必須惴惴惶惶勞累終日之外，更必須忍受社會隨時可能加諸於他們身上的種種壓力，他們為了生活無暇顧及其他，至於自己成羣的兒女只好任其自生自滅，不但無法提供適當的生活所需，而且教育也一概闕如，更甚者，竟也教唆他們從事罪惡的勾當。「遺失的人們」即是這類窮人以及這種青少年沉淪生活的告白書，他們是一羣遺失的孩子，他們互相殘殺，他們的生命成爲一片荒原

，這部電影從頭至尾只提供一種事實真相的告白，布紐爾沒有提出任何合理的解決方法，看來這種畏葸的人生是永遠這樣下去了，只要人類存在着的一天，這種問題大概是永遠無法獲得解決的。

儘管「遺失的人們」所處理的是一種寫實的題材，但在方法的運用上仍舊是布紐爾一貫所使用的超現實主義，片中除了表現幾場孩子做夢的場景之外，整部片子所醞釀的更是一種如夢呓般的曖昧氣氛，是我們在實質世界中所經驗不到的那種似真非真的情境。

#### 四 膾炙人口的「青樓艷婦」

由於「遺失的人們」一片的成功，使得布紐爾名利豐收，接下去遂能够依照自己的藝術意念拍攝他想拍攝的電影，從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七〇年，二十年之間他連續製作了不下二十五部左右的電影，由於法朗哥政府當權的緣故，使得他不願意回去西班牙定居，這些作品大部份都是為墨西哥和法國所攝製，他已經把墨西哥當做是自己的第二祖國，一面過着自我流放的生涯，一面不斷地繼續着自己的藝術生命，而這段期間也正是他藝術生涯的最高峯時期。想當年西班牙的世界級大提琴家帕布洛也因為不滿法朗哥的政權，而自我流放在南美洲，我們不禁感嘆，西班牙的專制政權到底容納不下偉大的藝術靈魂。

這二十年之間，布紐爾佳作迭出，飲譽世界影壇而歷久不衰。和其他電影大師如柏格曼、費里尼一樣，布紐爾不斷探尋新的電影題材，也不斷更新自己的藝術內涵，以逐漸達到成熟的境界。「遺失的人們」之後，布紐爾拍攝過各式各樣的電影，但所表現的一貫主題歸納起來仍舊是：透過超現實主義方法的運用來挖苦西方布爾喬亞階級的虛偽面目以及掛評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沉淪和腐化。這期間比較重要的作品約略如下：「奇異的情事」(El, 1953, 墨西哥片)，「維莉藏安娜小姐」(Viridiana, 1961, 西班牙片)，「墜落的天使」(El Angel Exterminador, 1962, 墨西哥片)，「廚娘日記」(Le Jour-nal d'une Femme de Chambre, 1964, 法國片)，「青樓艷婦」(Belle de Jour, 1967, 法國片)，「特莉絲安娜小姐」(Tristana, 1970, 法意西三國合作)。

我們就「青樓艷婦」此部電影來觀察布紐爾的一貫主題以及他所使用的超現實主義方法。這部電影曾經獲得一九六七年威尼斯影展的大獎，雖說不是布紐爾最出色的作品，但從這部電影中我們畢竟還是可以窺見到他的真正面貌，以及布紐爾之所以為布紐爾的大師風格。

「青樓艷婦」的故事很簡單，描述一位年輕貌美的醫生太太，在百無聊賴的日常生活當中，由於童

年時代的詭異經驗、現今不調和的性心理、以及在現實生活中種種情緒的壓抑，由此所喚發的一連串幻想過程。其實這部片子也沒有什麼故事性可言，與其把它當做一樁故事看，倒不如以讀詩的態度來看它，本質上而言，這部電影也不是語言所能詮釋的一樁心理學個案，觀眾對於這樣的電影能否全然領悟，則非依賴魔術般的想像力和個人內在的情感經驗不可了。首先，一連串的事件看來似真，可是緊接下來的另一連串事件却又似真非真，彷彿夢境，然後峯迴路轉，前面似真的變成不真，而後面似真非真的又變成絕對的真，過去、現在、未來、記憶、想像、以及即時的感受，所有的細節前後出現，互相混雜，看起來便不容易分辨那一件是真實，那一件是夢幻了。

事實上，本片的一切事件儘管外表看起來撲朔迷離，不容易全盤的加以把握，但其邏輯的發展過程仍舊為一有脈絡可尋的可解形式。整部電影的重心皆集中在年輕太太雪芙琳和她丈夫皮耶兩人的關係上面，電影開場時，他們夫妻兩人乘坐馬車出遊，半路上皮耶命令兩位馬車夫停車，將雪芙琳拖入林中綁在樹幹上面，一陣鞭笞之後，皮耶若無其事的對兩位馬車夫說：「她是你們的了。」緊接着鏡頭切入他們夫妻的臥室，皮耶問雪芙琳：「妳在想什麼？」雪芙琳突然驚醒：「喔，我在想你。」這時觀眾才恍然大悟了解，電影開場的一景乃是雪芙琳的幻想，但為什麼她會做此幻想呢？原來雪芙琳曾經三番兩次的拒絕丈夫求歡，覺得內心歉疚，故做此幻想，開場的這兩個場景很清楚的為雪芙琳以後奇異的心理發展預先埋下了一個伏筆，以後雪芙琳為什麼會青樓賣身，以至招惹丈夫的殺身之禍，都是由此一事件邏輯發展的结果。

整部電影的一切事件皆由女主角性心理的障礙發展而來，這與她的童年經驗有關，小時候她曾經有過被人猥褻的經驗，也有過對上帝不敬的行為，這些因素遂造成她日後的自責心理，以致無法發展成健全的性心理去面对正常的兩性關係，在潛意識中便經常的蛻伏着與下流男性接近的渴望，所以才會引發青樓賣身的種種幻想。電影中的一切非現實情境我們都可以在佛洛伊德的心理學理論中找到依據，尤其布紐爾對男女性心裏（譬如片中嫖客的性虐待心理以及女主角潛意識中渴望與多數男人發生性關係的性心理）的細微刻劃，這些現象在佛洛伊德的「性學三論」或艾利斯的「性心理學」中更可以找到理論的根據。

整部電影最耐人尋味的地方是結局，皮耶遭遇歹徒（雪芙琳的嫖客）射殺重傷，傷癒後回家休養，坐在輪椅上的皮耶，戴着墨鏡，突然淚流滿面，這時一個特寫鏡頭，呈現出皮耶下垂的手，說明皮耶已

經氣絕身亡，但緊接着下一個鏡頭，皮耶卻從輪椅中站起，拿下墨鏡，露出了溫和可親的笑容，好像未發生過任何事件似的，這時雪芙琳的臉轉向陽台外的道路，電影開場時他們所乘坐過的馬車正對着他們的住宅徐徐駛來，電影到此告一段落，觀眾和女主角一樣，彷彿從一場沒頭沒腦的怪夢中甦醒過來，電影是結束了，可是我們要問，女主角和皮耶到底是怎麼回事？這就牽涉到我們在前面所提過的問題：電影中的一切事件到底是女主角的幻想過程呢？抑或本質上即為一真實事件？我想，這部電影的最大魅力即在於布紐爾提供給觀眾這樣一個曖昧的結局，結局的真象如何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樣的一部電影使我們更洞悉了人類內在潛意識中不可捉摸的諸多層面，也使我们真正了解到超現實主義電影別開生面的一環及其真正魅力之所在。

## 五 今日的布紐爾

一九七四年，布紐爾以七四高齡又為法國拍攝了一部電影，叫做「自由的幻影」(La Fantome de la Liberté)，老來的布紐爾老當益壯，豐采不減當年，仍然相當受人矚目，深受一般知識份子的歡迎。許多導演到了這種年紀，不是過世了(如約翰福特、維斯康堤、狄西嘉)，就是拍不到片子只好退休(如尚雷諾、佛立茲朗)〔蕉風編按：佛立茲朗已於七六年八月二日以八十五歲高齡與世長辭了〕，到了這種年紀，很少人再有魄力繼續這種花費精神和體力的工作，而布紐爾自己也不明白為什麼這樣大把年紀了還能夠拍攝電影，可是希區考克比他大六個月，還不是一部接一部的繼續拍下去嗎？早在一九六二年布紐爾在拍完「廚娘日記」的時候，他就認為自己來日不多了，隨時準備就死，可是緊接下來的十年之間，不但沒有死，而且佳片仍然層出不窮，這證明瀕臨垂暮之年的布紐爾還是蘊藏着源源不絕的創作潛力，只要他仍舊活在世界的一天，他還是會繼續製作電影的。

雖然布紐爾早已定居墨西哥，成為墨西哥的公民，但他的心智仍然是屬於歐洲的，尤其對於生他長他的馬德里和巴黎更是有着一股捨除不去的款款深情。在巴黎的時候，他總是住在五十年前他和達里翁劃「安達魯之犬」的時候所住過的舊旅館，在那裏他們曾經一起醞釀偉大的夢想，而這些夢想，五十年來都已一一兌現了。

除了拍攝電影，他差不多都留在家鄉，儼然已經成了一個隱士，而對於已經結縭四十幾年之久的法國老伴珍妮妮更是一往情深。他的生活很簡單，沒有特別的嗜好，除了每天散步和閱讀，偶爾也打獵游泳

之外，「就是離不開海鮮和香燻，」他說：「其實，一個人活到了七十幾歲，要死是遲早的事了，只是不知道將怎樣死而已。」

五十年前，布紐爾和達里在巴黎的塞納河畔與一羣超現實主義運動的年輕朋友碰面，他們每天聚在一塊喝着咖啡和啤酒高談闊論，他們都很興奮地暢談人生和個人的藝術理想，「夢和現實是分不開的，有時夢比現實更真確，我們非把握這個道理不可。」有人說：「那麼，人生到底是怎麼回事？是夢？是真實？」然後幾聲開懷大笑，響徹整個塞納河畔，在每一個人閃爍不定的眼神底下，大家早已心裏有數了，但那個時代畢竟是結束了，「安達魯之犬」的時代也已經過去了，如今，詩人布萊頓、亞拉岡，畫家歐涅斯特等人都早已去逝良久，第一代超現實主義的碩果看來只剩下布紐爾和達里兩人了，但沒有人能夠知道他們可以繼續多久，而新的一代亞倫雷奈、波蘭斯基、喬多洛斯基正方興未艾呢！

● 本文參考資料：

1. Roy Armes: *Film and Reality*
2. Freddy Buache: *The Cinema of Luis Bunuel*
3. Donald W. Heiney: *Essentials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4. "Sight & Sound", Summer 1974.

● 布紐爾重要作品年表：

- |                                     |          |
|-------------------------------------|----------|
| 1928 <i>Un Chien Andalou</i> (法國片)  | (安達魯之犬)  |
| 1930 <i>L'Age d'Or</i> (法國片)        | (黃金時代)   |
| 1932 <i>Las Hurdes</i> (西班牙片)       | (荒蕪之地)   |
| 以上皆為短片                              |          |
| 1950 <i>Los Olvidados</i> (墨西哥片)    | (遺失的人們)  |
| 1953 <i>El</i> (墨西哥片)               | (奇異的情事)  |
| 1954 <i>Robinson Crusoe</i> (美、墨合作) | (魯賓遜漂流記) |



- 1956 La Mort en ce Jardin (法、墨合作)  
 (魂斷花園中)
- 1961 Viridiana (西、墨合作)  
 (維莉戴安娜小姐)
- 1962 El Angel Exterminador (墨西哥片)  
 (墮落的天使)
- 1964 Le Journal d'une Femme de Chambre (法、意合作)  
 (廚娘日記)
- 1967 Bell de Jour (法國片)  
 (青樓豔婦)
- 1970 Tristana (法、意、西合作)  
 (特莉絲安娜小姐)
- 1974 La Fantome de la Liberte (法國人)  
 (自由的幻影)
- 註：到1974年為止，布紐爾一共拍了三十一部電影。

● 本文原刊「中外文學」第五十六期(七七年元月號)

# 聆音三章

## 鴉聲

那些無止休的呱呱呱又從多槍聲的森林一角傳來，隨着那一連串的砰砰砰，空的子彈亮從槍桿彈出另一排結碩的實彈又讓一隻帶手套的黑爪擠了進去。咔嚓咔嚓（預備好了沒有？）砰砰砰。呱呱呱。於是有些幾根黑羽毛不知如何自半空中一些霜霰一些雪花慢慢飄下，幾個黑色的魅影以最難看的姿態打着跟斗轉着向下旋的漩渦跌入一些蟄伏着獵犬的等待的草叢中。旺旺旺。噼噼啪啪。呱呱呱。那些穿着青一塊綠一塊把自己裝扮成草叢的一部份的人走過來。沙沙沙。呱呱呱（還不死？上次我在加拿大一連對這種東西開了十幾槍，掉下來還生猛得很呢）。有一些紅色的液體從悸動的魅影中瀉出來，它淋浴了幾根草，又讓一層黃泥吸去。紅與黑是一種調和的對比。畫家如此說。這些看守天空的持槍者沒有藝術家的氣質，他們以為七彩紅、蘋菓紅、玫瑰紅、霓燈紅、火紅、豬紅、血紅都只是一種紅。一種顏色。一種性格。他們只要紅，他們只要看到紅從他們新式槍械瞄準器內的那些東西中流出。他們愛紅。他們從不知道女人。唇上的紅和從羽毛中流出的紅有什麼分別。他們對紅有一種熱戀狂。

我問祖父那一個慘兮兮地吊在持槍者腰脅下的魅影是什麼東西。祖父說那是一種鳥。牠的兩翅在倒墜的姿態中向左右兩邊張開（牠似正亦準備擁抱什麼，牠似乎對自己即將擁抱的東西有一層恐懼，因此

遲遲不敢動作。她沃治的說：來，抱我，吻我。它的喙半掩半開，牠們以前在空中和樹樑間是一個尖型的小喇叭，呱呱呱地喧放搖滾樂。那些紅色液體（寫得明顯一點，那些血跡漣漣）一滴一滴從牠身上流下，在泥土散開，綻放成一朵朵花瓣殘缺的小紅花。一些專揀便宜的螞蟻跑過來說：真美麗，春天來了，花開了。然後一隻貪婪的蜂一隻閒逸的蝶伏下身猛吸花汁（漢姆雷特說：在他母親的懷抱時，先對她的乳頭蒸雜幾句然後再吮吸）。我問祖父這鳥叫什麼名字。祖父忽然像見了鬼一樣神經兮兮地尖叫：「嗚——呀！」祖父說「嗚」的時候，我以為他在學什麼妖怪咆哮，那一句「呀」抖出了他的紅舌，更是怪異。就因為我每次問祖父這鳥的名字時，祖父總是瘋瘋癲癲的怪叫兩聲，所以我一直不明白這是什麼鳥。有一次我持着一隻我不懂得如何應用的獵槍想獵一隻這樣的魅影。呱呱呱。聲音來自我身後，我却連回頭看一看的勇氣也沒有。我也在一條多野草葺的小路上看過它的屍體，那些濃濃的臭。咄，像兩條蜷縮的牛糞，鼻涕一樣擠滿我的兩葉鼻腔中，使我馬上聯想起一幅嘔吐的圖騰。我另外在一條多塵沙的路中見過它的一條乾絕的屍體，尖喙半埋在沙中，骨骼凌亂，有一堆黑羽毛扇形的插在沙上（印第安酋長的頂冠），那大概是它高聳起的尾翅。螞蟻繼續在牠身上撤除牠的屍骨。蒼蠅嗡嗡。嗡嗡。螞蟻時不時抬起頭，似埋怨的說：吵什麼，吵什麼。一個女孩掩鼻走過，風吹起她的裙角，露出裏面的一條紅褲（持槍者對紅有一種熱戀狂），她却不去掩她的裙角。我下意識向四方瞧瞧，真害怕那一團引誘的紅會引起一頭狼的強姦的動機。

在我房開的牆壁上貼着一副很美麗的攝影傑作，四處的畫面都沾滿郊野上的狗尾草，似幾百個白髮蒼蒼的老婦人在風中飄散她們那一頭終年包紮似一團糶子的髮。有一對男女站在畫面的左邊，他們不動的依偎凝視着，男的似在說：親愛的，我愛妳。然後吻她。遠處有一棵枯樹，有人在樹樑上吊，大概年代太久了，只剩下一副骷髏在風中飄飄。樹上站着一隻魅影。呱呱呱。牠似乎在對圖中那個痴情且無知的女孩說：傻瓜，別把一切都交給他。那是一種黑色的嫉忌。呱呱呱。那是一種無謂的爭執。無謂的勸告。

有一日我看見那隻魅影斜飛起來，以一個巨大的形象向那對男女撲去。呱呱呱。男與女仍然不動，他們被魅影的喙與爪雕成一個血人，四肢殘缺，五官不分。男仍然像在對女說：我愛妳。亦常醜陋，且失去先前的瑰麗和魅力，近乎肉麻。

呱呱呱。一隻黑色的魅影。呱呱呱。

# 鳥鳴

每次回家經過一條小路我的心就會不安定的跳起比每分鐘七十二拍還快三分之二的輸血的舞。有兩個白血球在我的血管內那條情人膝道中戀愛，忘了他們的防禦職務。一個用七種不同的枯乾野草做成的窩，在小路的一處草叢中成家，兩隻不知名的鳥，挑逗，引誘，造愛，一個不愛酸梅的孕婦，兩粒蛋，一種羽毛的孵育，攝化不明的熱度，破裂的壳，騰熱的血，兩隻毛茸茸的血跡灑灑蠕動成兩隻懦弱的毛絨絨的嗷嗷待哺。兩隻劍喙的張開，兩團火紅。吱吱吱。吱吱吱。這些沒有節拍的懸澀聲調擾亂了我的有節拍的呼吸，呼吸的氣官和我的心臟調和起來調和成另一種血液循環的不調和。有許多大大小小的血河在我體內氾濫、澎湃，隱隱約約飄浮着瘟疫病後的殭冷血嬰，汲汲流向大海。吱吱吱。那大概是兩隻離鳥，我想。一大灘燄炙後而滾滾沸騰的熱血從我腦髓過。我的頭額漲痛。那只是兩隻離鳥，我想。兩脚酸痛，跑不盡這條小路。我伸出狼們在棒棒草木中活潑且狡猾地尋路的爪，撥開雜叢，撲進去。吱吱吱。那只是兩隻離鳥。吱吱吱。我覺着音繼續追陪過去。有一頭貓，用六條向左右橫張的最敏銳警誠的鬚毛觸着青草，垂涎於兩隻香噴噴的鳥肉的午餐。一隻貼地滑翔的蛇，吐着又舌嗅着一種沒有咀嚼的吞嚥，準備冬眠。一隻鷹，在空中旋轉着弱肉強食的世界，雙爪朝同類不同族的伙伴撲去。有一個人，比貓、蛇、鷹幸運，因為他是一個人。吱吱吱。他說：我聽膩了這種聲音，我要抓到牠們，剖開牠，且聽牠如何慘叫。他繼續撥開草，他的雙手是一把交叉的鐮刀，一開一合一攏，高聳的草就似水一樣潑開。吱吱吱。聲音已越來越近。他們的嗚叫擾亂了我的寧靜！他看見一對嬰孩，成日價吵得他腦漿幾乎爆裂而噴爛他的腦額，他的頭顱。他於是用一種關懷的洩露但惡毒的藏匿（一隻會變人的尾巴）對他們的母親說，喝下這些補品，對妳產後的身子有益。她骨碌碌的嚥下。那是一種能令婦人的乳汁蛻變毒液的怪藥。婦人無知的哺奶殺了她的骨肉。她哭。他說：如果妳要報復，去勾引男人，把他們的頭埋在你的胸脯上，然後就可以用妳天然的引誘和武器奪取他們的性命。吱吱吱。他繼續搜尋。到底他是誰？一頭貓一條蛇一隻鷹？到底他是誰？他已忘了自己的存在，他已忘了草叢的沙沙沙聲爲他而發炸蝟爲他而驚飛，一隻蠅牛，在他脚下塌得扁扁扁扁，一隻螳螂舉起刀剪準備隨時揮動，兩隻羽毛未豐的鳥躺在窩中瞪着他——吱吱吱——就是牠們，他趨前，兩隻黑爪向他們蓋下。吱吱吱。啾啾。啾啾。啾啾。啾啾。什麼？他看見牠們雙翅一展，歪歪斜斜一隻不穩定的紙鳶一隻學飛的鴨翱翔而去！那是一

種難看的飛式，牠似在說：天呀，還有誰能够比我飛得更難看？他無可奈何，朝停在八碼外的其中一隻步去。畢竟羽毛未豐。鬚子未長，小子已學人擻髮含血噴人矣！現在他是誰？他說：一頭貓。他於是獵毛密豎四足高聳用撲鼠的特別動作向鳥兒跳去。吱吱吱。啾啾。啾啾。啾啾。不中。現在他是誰？他說：一條蛇。他魅密的蹲下身子，貼地，蟄伏成一條爬蟲獸，扭腰，擺臀，宛延的竄過去！頓時一片死寂，演變成一個無聲的偷襲。一隻愛鬧的土蛙，被突然而來的穆靜悶死在一個自掘的洞中。他向頂上的鳥兒竄過去。吱吱吱。啾啾。啾啾。又不中。現在他是誰？他說：一隻鷹。不行不行，我飛不起。那麼他是誰？一個人，他本來就是一個人。有一個人脫下了黑衣衫，折了一根長長的樹桿，把衣衫結於尾端上，成一面黑令，他於是手持旗杆對鳥兒飛舞起來。他不是人，他是一片黑色，一具幽魂，一個死亡使者。呼呼呼。吱吱吱。呼呼呼。啾啾。啾啾。啾啾。呼呼呼。啾啾。啾啾。啾啾。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撲中了。他勝利的拾起在地上掙扎的鳥兒。吱吱。捏在手中，像捏一團臘。吱吱。牠繼續在他手中不甘屈服的叫着。他竄出草叢，竄回家中。有一個獵人，走盡了一座林，碰見一隻豬屍，對牠開了一槍。獵人說：總算獵到了一隻豬。有一塊木，長八吋，闊六吋，厚二吋，有一隻疲乏的鳥，兩翅左右在木上散開，兩支釘，各自嵌緊牠的翅骨。吱吱吱。牠全身發抖，羽毛顛滾，尾翅上下拍擊。那一片片紅色自牠翅毛中流出，開始渲染翅翼中那些拍擊的毛茸茸。血們堆積在木板上，有一滴紅液說：我們要流向大海。他們於是繼續勇敢的擠出去。吱吱吱。他伸手拔去牠胸前的毛，露出一團白肉。也不完全白，某些雜以水紅色，或淡或濃，或深或淺。有一些錯雜如電腦交織絲網的走索線的青絲以極細的體形佈滿皮肉中，骨骼凸出的胸脯，沉下，浮起，一跳，一躍，鳥的心跳，驚狂的悸動，待斃的掙扎。吱吱吱。牠變眼半開，已流出一些對世界的訣別，一片薄刀，早上它剗割男人的鬚鬚，現在是一把屠器，緊緊捏在他手中，深深的陷進那一片白胸。吱吱吱。血們流出，爲首的說：我們要流向大海。它們遂騰躍汲汲掙先恐後擠出，洩出濺出濺出。吱——吱——吱——。有一些奇形怪狀的物體從漲下下的破裂胸前流出，紅黑青藍，色雜，潮濕，形如麵絲，或紫色的菓，綠色的恐怖，慘酷的不忍垂睹，昨嘔的圖騰。吱——吱——。持兇器的手已開始擅抖，垂死的呼聲也開始擅抖。吱——吱——。音弱，聲細，手冷，肉僵。吱——。：。：。一片死寂。持刀的手忽然一揮，割破了持刀者的臉，他掩臉痛呼，聲細而尖，不似人，似鳥鳴。

# 呼吸

路經一座停屍所，聽見一具屍體規律的呼吸聲。鼻鼾聲特強，心也必猛跳。我推開停屍所的門，一具屍體縱身坐起，曰：還我魂來。突然間我發覺自己草草死去，日落之後我被葬下，除了蕭蕭的風，另有野狗在我墓旁狂吠，或者到下雨的秋季，妳孤零零地走來，邁不過一座荒原，等不到一落夕陽，妳見不到我，竟哭了起來。別哭，別哭，雨也會洗過我的淚水，荒原會是一座花園，夕陽也將會再升上來，黃昏我不在妳身旁，也會叫曉風梳妳的髮。小小的分離，大大的永別，都是一些輕嘆後所流走的哀傷。妳的存在，也將是我的活着。妳會笑說：「如果有一天你在我身旁死去，你要把的心移植給我，讓它在我胸中跳躍，因為那時候我的心將會因而哭壞。你答應嗎？」如今我草草葬下，妳坐在我墓旁，責我破約，且細細的泣。聽聽：我的心正在妳胸中跳動，似江河水的槓聲卜卜，忐忑有聲。妳閉嘴，掩鼻，關攔妳的一切呼吸氣官，我的呼吸，仍在妳的喉腔中呼吸。

謝  
清

# 一個都市小女孩之側寫

只有七歲罷了，她已學會了如何去忍受離情的痛苦。每次因事將她交與他人看管時，看管人總讚不絕口的說她乖，說她從不惦憶父母。但一接觸到她小小的眼神，我便發覺這一切都是她刻意裝做的。從她的眼中，便可感覺到她那種稚小心靈的創痛。她是堅強的，所以才不願表達出來。有時，在路上遇着保姆帶她出來逛時，看到她後，她那一聲輕怨的呼喚，便如利刀似的刺割着自己的心。

如果現代婦女不是一定要走出廚房。如果不是人人都要出外賺錢來充裝門面，她的幼年生活便不會如此的辛酸了。她雖然上有父母，但天一放光，父母猶如兩頭蒼鷹，撲的一聲，便東南飛了。留下她一個人，輾轉的落在陌生人的手裏撫養。

那種不安，那種無常的環境。已在她幼小的心靈中，起了深絕的影響。幼小的她，學會了無可奈何的寄人籬下生活。學會了在很短的時間內，尋找自己的朋友，尋找快樂。逐漸地，「陌生」再也吓唬不

了她。因爲，因爲她已習慣了與陌生的一切爲伍。她知道，一切所謂陌生的，在時間的淘洗之下，終又成爲熟悉。因此，小小的她，便有了一種四海爲家的適應性。

但是，內在的她痛苦的。自從她認識了如何看日曆後，她便日日在盼望星期六的到來，不然便四處向她周圍的大人打聽，何時是公共假期；因爲她知道，只要是星期六或公共假期來了，她的父母便會將她從寄養處帶回家去。那時，她可以撒嬌，可以高聲呼喊或嬉鬧，她再也不須看人家的面色過活了。然而，這一些，負責看管她的人不會發覺到。她那種掩飾着痛苦而強裝歡笑的神眼最令人心酸。但當她真正快樂時，眼神傳出的快樂光芒，却是醉人如酒。甚少人，看出偽裝下，她的真面目。悲，便是悲她僅有七歲，她要偽裝着才能生活。相信，在她雙親不在時，她睡在保姆身旁的細枕上，必曾多次自問：爲什麼我的媽媽不能留在家裏照顧我呢？

她已學會了掩飾苦楚的技巧。她，僅有七歲，她是我的女兒。

一九七六年九月廿六日初稿

全年十月廿三日修



# 月圓

八月十五你說要來泰北喃邦和我一起賞月，在這個有馬車的小山城。馬車夫揚着鞭，馬帶着嘶鳴一路的達達地跑踩着滿地的月光，當你坐在如此一輛馬車上看一輪圓月，究竟會和馬來西亞的有什麼不同，抬頭望的時候，我們都已老了一年，而月仍然是那麼圓。

你拍來的電報很早就收到，你說將於八月十五前夕抵達。但是當你抵達喃邦這個小山城的時候，八月十五已過，另一次的月圓將在明年。

晚上，和你坐在馬車上，我沒提起八月十五，你也沒有說要看月圓。月亮已在馬泰兩地圓過。我帶你到湄南河畔的店喝泰國土產的「美公」酒。這裡沒有賣其他的色酒，我們只能喝美公。其實我們是應該叫壺唐人茶來喝的。我也不知道爲什麼應該喝唐人茶，那只是一種回歸，回到某種熟悉。今天不是節日，也沒有月圓和燈籠。中秋在這裡完全嗅不到聽不到看不見。我們都應該遺忘，遺忘所有的節日。

雖然中秋已走遠，你還帶了二盒月餅來，是從一千多英里外的大馬帶來的。月餅的油汁已滲透紙盒的表層，滿盒風霜，隱約看到一千英里雲和月。我不免又想起前一回與你一道來曼谷時那廿多小時的火車轟隆聲。不知你是如何度過這廿多小時，還有這二盒月餅仍紋風不

動的安放著。沒有誰想到要吃月餅看月圓。直到今天我打開紙盒，發現月餅已生了一層灰白的菌，才驚覺月已經圓過。

我們會談著等著的八月十五，那個月圓已走下湄南河，化作一片逝水。我們竟連一點涼也沒聽見。那一天我到底做了一些什麼，已不復記憶。我悵然的把紙盒蓋上，然後扔到垃圾桶裏，剪著雙手走出屋外。

滿地的月光，有讀不完的月色。我抬起頭來望月，彎彎的掛在天上，萬點繁星。一位同屋住的職業拳手正從山上的寺廟走下來默默的站在我身旁，也抬起頭來望月，我問他：月亮泰語叫什麼？他回答了以後反問我：馬來西亞有月亮嗎？我微一錯愕，然後才想起他是個文盲，不知道地球是圓的。

我沒有及時回答他，低頭跌入一片沉思裏。每天他苦苦的練拳，他只知道在擂台上要如何狠狠的把敵手擊倒。生命的一切已經不重要了。當他站在擂台上勝利地高舉著雙手，興奮的聽著從四面八方傳來的掌聲，那些讓人落淚的掌聲，便是他的「月圓」了。在他的世界裏，還有什麼比這個「月圓」更圓？

我沉默了好一會才抬起頭來回答他：有，比泰國的更圓。他看了我一眼再抬頭望月。留下滿地的月光，我悄然離去，不揚一點聲音。

七五年九月稿於泰北七六年五日重修

# (一) 目總集詩代現灣台

(1949-1976)

## 編輯凡例

1. 本目錄共收自一九四九年起至一九七六止廿七年間所出版之台灣現代詩集書目。
2. 本目錄所收書目共計一千餘種，包括專集、合集、總集、評論、詩選詩論、童話詩、翻譯詩集及詩選、詩刊、參考文獻等。
3. 本目錄編纂時，以個人藏書為主，並參照台灣所出版之書籍、詩刊雜誌等、增訂而成。

4. 本目錄中之若干詩集未註明日期及出版社者，暫付闕如，留待以後補上。
5. 本目錄以作者姓氏筆劃多寡排列，先簡後繁。
6. 本目錄後另附有詩人生平簡介及索引，俾便查閱。
7. 本目錄乃供給一般愛好台灣現代詩與研究者以適當的參考。
8. 本目錄僅屬初稿，倘有遺漏與舛誤之處，教希讀者惠然見教，俾待他日補正。

## (一) 專集

● 作者

● 集名

● 出版社

● 出版年份

一信

時間

中國青年詩聯

一九五七年

夜快車

世界畫刊社

一九六一年

丁穎

吉普賽的慰安

藍燈出版社

一九七〇年

第五季的水仙

藍燈出版社

一九七一年

七等生

五年集

林白出版社

一九七二年

上官予

自由之歌

文壇社

一九五五年

旗手

正中書局

一九六五年

千葉花  
存愁

大荒  
大兵謠

公孫嬈  
時間

方思  
夜

方瑜  
豎琴與長笛

方華  
歲寒曲

方良  
膜拜

方良  
朝陽

方旗  
水鄉

方旗  
旗向

方旗  
哀歌二三

文曉村  
端午

文曉村  
第八根琴弦

文雷編  
一盞小燈

王岩  
胡適的詩

王義修  
鏗鍊

王藍  
落星

王清風  
聖女戰馬鎗

王清風  
清風詩集

商務印書館

創世紀詩社

中央文化供應社

中央文學出版社

現代詩社

現代詩社

正中書局

現今文學社

中國青年詩聯會

大千文化出版社

大千世界出版社

自刊

自刊

自刊

葡葡園詩社(?)

現代潮出版社

天下出版社

新創作社

昌文書局

紅藍出版社

士林、K、C

一九六八年

一九七四年(七三?)

一九五四年

一九五三年

一九五五年

一九五八年

一九五九年

一九六三年

一九六七年

一九六八年

一九七〇年

一九七一年(?)

一九七二年

一九六四年

一九七四年

一九六四年

一九五三年

一九五六年

一九五九年

一九五七年

春雨

北大書局

一九五九年

王幻

情塚

綠粵書室

一九五八年

王毅君

天涯之歌

自刊

一九六〇年

王銳

春華集

知行出版社

一九六四年

王家楨

荒漠之泉

中央文物供應社

一九五九年

王漢樟

顛沛詩集

自刊

一九六一年

王家麟

忠貞的心血

藍天出版社

一九六六年

王祿松

偉大的母親

改造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

鐵血詩抄

明光出版社

一九六一年

海的吟草

明光出版社

一九六一年

歸意集

明光出版社

一九六二年

萬言詩

明光出版社

一九六二年

狂瀾的年代

文藝月刊社

一九六九年

河山春曉

水芙蓉出版社

一九七五年

醒靈集

聯勤出版社

一九六六年

雨與淚

葡萄園詩社

一九六九年

燕梁詩稿

世界文物供應（出版？）社

一九六九年

春華集

知行出版社

一九六二年

王憲陽

走索者

藍星詩社

一九七〇年

千燈

作品雜誌社

一九七〇年

王彩月  
王潤華

鍾情花  
患病的太陽

三信出版社  
藍星詩社（星座詩社？）

一九七五年  
一九六六年

河櫻

高潮  
海濱組曲

星座詩社  
現代潮出版社

一九七〇年  
一九七〇年

史天作

失落的躍昇

自刊

一九六四年

石元健

無題集

海洋詩社

一九六〇年

石瑛

摘星集

作家雜誌社

一九六五年

青葉集

作家雜誌社

一九六七年

藍色的謳歌

創譯出版社

一九七〇年

古丁

收穫季

葡萄園詩社

一九六三年

革命之歌

葡萄園詩社

一九六六年

星的故事

長歌出版社

一九七五年

古貝

火祭場

藍星詩社

一九六三年

古月

追隨太陽步伐的人

葡萄園詩社

一九六七年

湖濱

藝術家畫廊

一九七五年

古之紅

剪裁

文獎會

一九五一年

田湜

按摩女

等詩社

一九七四年（七三？）

杜鵑花

野風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

作品雜誌社

一九七一年

（此書于一九七〇年由幼獅書店再版）

白萩

蛾之死

藍星詩社

一九五八年

風的薔薇

笠詩社

一九六五年

天空象徵

白萩詩選

一九七一年

白萩詩選

三民書局

一九七一年

香頌

笠詩社

一九七二年

白浪萍

白鷗書

中國青年詩聯會

一九六七年

停雲的山

自刊

一九七三年

堤

新堤出版社

一九五一年

羽虹

夜行吟

戰鬥文藝月刊社

一九五六年

老凱

五月之戀

香港遠東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

搖籃船曲

香港遠東出版社

一九六一年

江零

祭海

草葉社

一九五〇年

江聽平

窗上夜

縱橫詩社

一九六四年

艾山

暗草集

香港人生出版社

一九六五年

埋沙集

文星書店

一九五九年

艾雷

碑的立影

中國詩聯

一九六五年

伐冰

歸鳥之歌

正興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

向國忠

夜曲

自刊

一九五九年

向明

雨天書

藍星詩社

一九五九年

狼煙

藍星詩社

一九六九年

朱學恕

三葉螺線

創世紀詩社

一九六二年

海嫁

讀者書局

一九七一年

海之組曲

山新詩社

一九七五年

朱門

山河頌

自刊

一九六八年

羊城

玲瓏的佇望

縱橫詩社

一九六四年

羊令野

貝葉

南北笛詩社

一九六八年

羊子喬

月浴

浩瀚出版社

一九七五年

米若路

當綠滿郊野時

葡萄園詩社

一九六七年

老六

窗內的歌聲

曙光叢書

一九六六年

余光中

舟子的悲歌

野風出版社

一九五二年

藍色的羽毛

藍星詩社

一九五四年

鐘乳石

香港中外畫報社

一九六〇年

萬聖節

藍星詩社

一九六〇年

蓮的聯想

文星書店

一九六四年初版

五陵少年

文星書店

一九六五年再版

天國的夜市

文星書店

一九六七年

敲打樂

香港文藝書屋版

一九六九年

在冷戰的年代

三民書局

一九六九年

天國的夜市

純文學出版社

一九七〇年

在冷戰的年代

純文學出版社

一九七〇年



余玉書

沈冬

白玉苦瓜

大地出版社

一九七四年

天狼星

洪範書店

一九七六年

寒漠的憂鬱

海洋詩社

一九五九年

古城的嘆息

野風出版社

一九五三年

愛底讚頌

野風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

頌歌

野風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

黎明的旗

野風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

玫瑰的上午

現代詩社

一九六一年

絃柱

現代詩社

一九六六年

錦之歌

現代詩社

一九六九年

回音集

自印

一九六一年

淨界

殷雷出版社

一九七〇年

斑痕年代的兒歌

殷雷出版社

一九七〇年

水山詩抄

殷雷出版社

一九七四年

朱沉冬詩畫集

殷雷出版社

一九七五年

五月狩

香港五月出版社

一九六三年

灌木叢

光啓出版社

一九六〇年

月光的塑像

光啓出版社

一九七〇年(七一?)

沈思

海灣

光啓出版社

一九七一年

沈臨彬

泰瑪手記

普天出版社

一九七一年

李榮川	李果	李斗光	李冰	李升如	李莎	沙靈	沙軍	沙穗	沙白	沙牧	梁思	辛鬱	辛魚	冷泠																			
揮不散的雲霧	雨的故事	晒日光的人	聖門集	旭日	琴	帶怒的歌	賞風會	沙軍詩選	風砂	河品	雪地	永恆的腳步	側影	散落的樹羽	軍曹手記	藍星詩社	龍族詩社	創世紀詩社	海島文藝社	詩散文木刻	現代詩社	盤古詩社	葡萄園詩社	大昇出版社	詩木文藝社	現代詩社	大眾書局	北辰出版社	文壇社	創世紀詩社	國風出版社	野風出版社	長歌出版社

落花集	藍星詩社	藍星詩社	新新文藝社	一九五七年
榴星錄	藍星詩社	藍星詩社	藍星詩社	一九五六年
軍曹手記	龍族詩社	龍族詩社	龍族詩社	一九六〇年
散落的樹羽	創世紀詩社	創世紀詩社	創世紀詩社	一九七一年
側影	海島文藝社	海島文藝社	海島文藝社	一也六三年
永恆的腳步	詩散文木刻	詩散文木刻	詩散文木刻	一九五三年
雪地	現代詩社	現代詩社	現代詩社	一九六三年
河品	盤古詩社	盤古詩社	盤古詩社	一九六六年
風砂	葡萄園詩社	葡萄園詩社	葡萄園詩社	一九六九年
沙軍詩選	大昇出版社	大昇出版社	大昇出版社	一九七二年
賞風會	詩木文藝社	詩木文藝社	詩木文藝社	一九七四年
帶怒的歌	現代詩社	現代詩社	現代詩社	一九五一年
琴	大眾書局	大眾書局	大眾書局	一九五六年
復國吟	北辰出版社	北辰出版社	北辰出版社	一九五三年
時代魂	文壇社	文壇社	文壇社	一九五五年
旭日	創世紀詩社	創世紀詩社	創世紀詩社	一九五九年
聖門集	國風出版社	國風出版社	國風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五七?)
晒日光的人	野風出版社	野風出版社	野風出版社	一九七二年
雨的故事	長歌出版社	長歌出版社	長歌出版社	一九六四年
揮不散的雲霧				一九七三年

從太陽來的詩章

李子士

跋涉

文壇社

一九七四年

李鈺

戀歌

中元出版社

一九六一年

吳瀛濤

生活詩集

錢江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

瀛濤詩集

英文出版社

一九五三年

冥想詩集

展望詩社

一九五八年

吳瀛濤詩集

筭詩社

一九六五年

吳望堯

靈魂之歌

筭詩社

一九七〇年

玫瑰城

良友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

地平線

藍星詩社

一九五八年

吳慕適

水手之歌

藍星詩社

一九五八年

吳柳彬

星期日的列軍

新新文藝社

一九五八年

吳楚

原始的心聲

自刊

一九六〇年

吳晟

飄搖裡

長風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

吳宏一

回首

中國書局

一九六六年

綉風集

藍星詩社

一九六五年

吳順良

雨中行

光啓出版社

一九七三年

水手之歌

野風出版社

一九六三年

吳濁流

濁流詩草

中國青年詩友社

一九六五年

林紹梅

青春曲

台灣文藝雜誌社

一九七三年

亞洲書局

一九六〇年

杜國清

蚌鳴集

現代文學社

一九六三年

島與湖

笠詩社

一九六五年

雪崩

笠詩社

一九七二年

何與朋

碧血箋

明光堂印書局

一九六一年

何瑞雄

蓓蕾集

北極星詩社

一九五八年

何錡章

詩神的聖歌

廣東出版社

一九七三年

(附師大學生新詩選)

山的兒子

自刊

一九六一年

荷葉集

大風出版社

一九七二年

宋晶宜

詩人與愛

華欣文化事業中心出版社

一九七五年

明秋水

駱駝詩集

自刊

一九五一年

骨髓裏的愛情

野風出版社

一九五二年

陽明山之戀

東方文物供應社

一九五三年

阜東

花語

山水詩社

一九七四年

亞汀

海之歌

新中國報社

一九五一年

向大地

龍門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

白岩山上

長歌出版社

一九六八年

亞歌

碑

詩木文藝社

一九四九年

歌北方

詩木文藝社

一九五〇年

金劍

紫色的菓

聞道出版社

一九七三年

(待續)

# 只寫玩笑，不談小說

在287期薰風裏讀到畢漁先生的大作，便找出了楊升橋先生與顏元叔先生的大作來讀。我是個不懂小說，「然而好管閒事」的人。至於顏元叔的大作，不敢亂說，以免「貽笑大方」。

畢先生在他文中第二段，給楊先生開了半個玩笑。他以為：「在美國黃皮膚懂說華語的留學生，除了來自台灣之外，還有來自香港，來自馬來西亞，來自星加坡的，楊先生如此不問情由一竹竿打翻一船人，以台灣留美學生代表了留學生的面貌，是不是太武斷，太不合邏輯呢？」楊先生的大作中的留美學生，其實所指的是台灣留學生，所寫的，也只是台灣留學生。這句話該怎樣說？依淺見是楊先生寫他的大作時，他的「意識」和「立場」，是從「台灣本位」出發，這一點，楊文的第十段可作為見證。我是這樣想，如果一個人站在「那時那地」的本位來談台灣的留美學生，他自然不會也不必在「留學生」而再加上「台灣」兩個字。畢先生把楊先生的「語焉不詳」說成是「一竹竿打翻一船人」，倒有點「

不問情由」，他真是會開玩笑，但這玩笑千萬別誤導他人就好。

楊升橋先生口口聲聲說顏元叔是比於梨華「更適合作爲留美學生」「妥善的代  
言人」，他是以顏元叔的一篇小說來比較和壓服於梨華全部用台灣留美學生爲  
題材的作品，我記得余光中便曾經對葉珊談過這種「膨脹」。楊先生這個替顏元  
叔「膨脹」的「氣球」吹鼓得「又大又亮」噢。（「少數傑出短篇之一」，「稠  
密的語言」，「戲劇性赤裸反映」，「它的結構是嚴謹的」，「暴露得那麼永恆  
」……：楊先生語，不敢掠美。）我們的文壇上許多寫批評文章的人都有這個毛  
病。批評的工作應該是把的批評的對象「所表現的」和「怎樣表現」分析出來，  
然後方能談到「表現得怎樣了」的「評價」。「批評」，我聽過老人家說：「是  
作者和讀者之間的一段橋樑。」楊先生實實在在的不必對「名家」這樣「恭維」  
。末了，首重之處，有請畢楊二君包涵，在下次說謝謝下台開溜啦。

# 風訊

■爲配合今年農曆五月初五詩人節，本刊決定於六月號二九二期推出「詩專號」，凡詩作、詩論、詩評、詩人介紹、詩座談會等有關詩之一切，皆在歡迎之列，敬請各作者鼎力支持。「詩專號」以前本刊亦曾辦過，效果良好，希望這一次成績更勝於前。

■本期起我們新闢一欄——風向，這一欄是公開的言論版，題材不拘，對任何作品若有「如鯁在喉」的感覺，就請他上「風向」，吹他醒醒好了。請留意的是，切莫涉及人身攻擊，稿末並請註明真實姓名地址，否則只好割愛。

■布紐爾是西方電影界的泰斗，從這篇轉自「中外文學」的論文中，可見其對藝術的貢獻之一斑。

■「比較文學論」續稿未到，暫停一期。

■「蕉風」決定每期刊出五頁左右的「馬來文學作品譯介」，歡迎來稿。我們認爲，溝通各民族間的文學，在此時此地是非常重要的，「蕉風」在這方面願努力以赴，前些時候出過的「馬來文學專號」就是一例。

■台灣的「中外文學」月刊爲了紀念創刊五周年與提高散文創作的質素與風氣，特舉辦一項「散文創作比賽」；「歡迎海內外所有對散文寫作有興趣的朋友」參加，「新面孔老作者在所歡迎」，稿長字數不拘，截止日期爲四月十五日。請寄：台北羅斯福路四段台大外文系轉中外文學月刊社編輯部。

■新年伊始，萬象更新，「蕉風」在風風雨雨中又度過了一年。但願在新的一年里，在讀者作者編者的共同攜手耕耕之下，把「蕉風」辦得更美好更充實。謹祝各界新年快樂，事事如意。

## 蕉風月刊訂閱辦法

- 蕉風長期訂閱價格為半年六期二元八角，全年十二期五元五角，包括郵費在內。（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外的訂閱者郵費另計。）
- 訂閱者請將訂費掛號，或者換成郵票，連同下列表格寄交：

蕉風月刊訂閱部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蕉  
風  
訂  
閱  
單

姓名（中英文）	
地址（英文）	
訂閱期數	期起至 期止
訂費	5
註備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CHINESE LIBRARY**

**KDN 10227      BULANAN CHAO FOON  
蕉風月刊      CHAO FOON MONTHLY  
288 期 ● 一九七七年二月號**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54535-7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54535-7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54535-7

Ajen Penjual: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el: 323733  
Malaya Book Co.,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Tel: 89876

**\$0.50 senaskah    定價五角**